青野謾輯 五

廿五

青野謾輯卷之五

自我　肅廟已巳　坤殿遜位至午人當國

伏聞去歲金萬重之謫配也殿下大加盛怒下獄詰問殆
無所不至卒之投畀於絕塞聞其得罪之旨緊在於進誦一
時流傳之說此誠世道之大變也蓋其言本於害人而終乃
又犯於誣上凡在含生莫不痛惋苟使萬重果有輕信於此
言則固亦臣子之所不敢出如或以爲其言雖甚無狀閭巷
之間傳說已多而獨　聖上不聞故曰事何徹於冕旒則亦
奚爲深罪耶（南溪袖劄）

三代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
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
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如其不然而或爽於禮經

之訓則鮮有不至於馴成國家之憂人臣先事之戒每以此
爲重伏見李徵明韓聖佑之疏雖多過越不中之處而要以
言宮禁事前後獲罪恐非聖世之氣像也 同上
世道益降人心不淑毋論 聖眷優異加以賤秩者與夫
進見頻煩或與他人不同則聞者莫不究其所以致之之由
曰何以能得 聖寵至此乎指議轉輾不無侵及於 聖朝
者誠亦不可不慎矣伏聞去歲諫院論東平君杭患民署提
調事頗久終不違改者念此固非任事之比誠亦 世祖朝
以後所未有者又與司饔監膳之意不同則 聖明之不賜
即從臺諫之不爲堅執恐是上下之胥失也苟 殿下特寵
提調別典而其餘贈遺進見必與諸宗均一無所異同則上
絕偏重之恩下有普被之惠實爲親厚之至道如或不然一

向獨異則其流之弊恐不止貽累於 聖德而已 同上
張貴人寵傾宮壼宗人杭黨之特被恩眷戊辰七月吏判朴
公世采承召赴朝袖進箚子首言宮中名分宜嚴仍論近宗
杭春遇太偏 上大怒意言根出於同宗撰收者命宗府覈
出全坪君[illegible]主其事坐不即覈命下吏鞫問朴公曰此不安
即出城將退去樂泉以領相要與公方爲右相請對爭之會
于賓廳玉堂政院先入對論執降別諭于吏判削全坪戢放
送時錫鼎以副學自登對出拜而公於賓廳回言曰 上意
稍解且兩司方論啓今日對請似太遽藥泉與公相議曰朝
廷招延吏判有年矣一登對便斥去甚不足於聽聞吾等既
已請對入闕中黙而退去不可仍入對領相首言曰朴世采
袖箚盛怒非常故世采方出城待罪今雖特降諭召恐難以

空言止其行令若進杭提諭還收全坪削職則朝家處分得
當亦可以挽留儒賢請以先朝待禎柟過厚不得保其終
爲監戒 上威怒辭旨極嚴公繼進曰首相辭不違意非有
他意 上以公與首相同詆合辭而敢爲救解語天威益厲
緩出閣門並命遠竄旋命極邊栫棘公得廣源藥泉得廣興
行到驛舍藥泉謂公曰緣吾妄言同被嚴譴甚可愧云明谷所撰
呂相聖齋墓誌
上謂公唆囑大臣命拿鞫舉朝震懼有命削職後因臺啓還
收明谷行狀
伏見倫忌記曰東平君杭別無引接之頻數賜與之優異宗
班中有忌嫉造言者謗訕國家謀害近宗令宗親府有司堂
上摘發以啓未查啓前諸宗問安章子使之勿受仍以全坪

君漷不即查出造言之人有拿鞫定罪之命臣不知事端之所自出不勝驚惑矣俄聞吏曹判書朴世采引見時所獻袖劄中有所云云故世采方出去城外待罪云臣於此竊以爲聖明處分實涉過當欲於今朝請對少伸匡救之忱而聞政院玉堂方請對故不敢一時並請姑留待於外矣伏聞日政院玉堂諸臣所啓全坪君漷則削職放送諸宗班則許令問安朴世采處亦遣史官傳諭云日月之更曷不欣頌之至第臣之意於此猶有所未釋然者東平君杭於 大王大妃殿爲親孫出入無數自當與疎宗不同引接頻數賜與優異事理當然而即令人心澆薄雖小小事稍異常例則皆以爲維世采袖劄中語必有流聞之故然臣意此則不必爲言也至於惠民提調未嘗有宗親除拜之規物情之未安亦其所也

上年秋旣有臺論今世采之言又如此者誠以國家典章不可以一時恩愛有所輕毁故也當初特除之命雖出於親愛之意而到今則似不可不遞矣且 殿下臨御十餘年未有儲嗣故臣民憂盡此正人心危疑未定之際也當此時近宗頻數出入之說傳播於閭巷此言未必盡信亦非輕易可言者而世采乃敢陳達於奏劄之中雖似愚妄而宗班中有格外承寵之人則易致人言者固宜如此尤不可不深加 聖慮也惠民提調之除羣情旣以爲未安而又於昨日有遺史官傳諭之命自前王孫處未聞有遺史官之擧而凡史官或王子大君大臣或於優禮儒賢而遣之矣向者國舅處有遣史官之命人猶異之況於東平君守事之異常殆甚於提調殿下雖以爲未嘗偏厚人情安得不疑惑乎 樂泉遂菴集

時後宮張氏有寵李徵明閔鎭周韓聖佑等論宮掖事見
忤公率館僚陳劄曰袁盎之却座可謂不恭而文帝賞之歐
陽脩之諫賜帛可謂細事而仁宗納之今 殿下於數臣者
亦何深惡使四方窺其淺深也哉 明谷行狀
已巳持平李益壽毁破張嬪母屋轎忤 上意公於汝注連
續首擬於三司二月 上進用南人以連注李益壽罷公命
補安東府使 上同
已巳四月廿日 上於筵中說金貴人罪犯曰與壽恒內
外相通宮禁事無不先洩締結主家飛語造謗曰命制戕焚
教旨廢出遂繼發 中宮過失至論七去之惡以示廢出之
意承旨李蓍晩涕泣極諫特命罷職大臣及三司諸臣依違
不言遂罷出 已巳遺聞

二十三日即 中宮誕日也例納使上單子及百官賀單
上皆命還出給使上盤著皆命埋諸後苑命四捧入承傳於
内獄因命招大臣三司及從二品以上下廢出之教曰后妣
妬忌昔亦有之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中宮做出 大
王大妣之教敢為倡說自元子誕生之後多有愠怒之色必
為貽禍宗社予之預建元子頗以慮此也以此悖悪之行決
不可一日母臨廢出事分付大臣以下政院三司三度請對
連下任自為之教領相特命退出献納李萬元極邊遠竄校
理姜銑刑判李宇鼎罷職右尹權說拿鞫因玉堂李湜陳劄
特命削黜廿四日大臣率百官庭請未終日即止 同上
時西人一隊非竄出皆罷遞在散遂發文齋會將上疏極諫
即廿五日也前判書吳斗寅前叅判李世華俞櫶等四十餘

人來會 同上

朴公草疏諸名士各以意潤色辭多激切或曰章疏固貴嚴峻或患於礙激恐有不濟事之悔公曰事已至此吾輩死何足恤疏入至暮批不下諸公待命於閤外李公曰吾輩雖皆罷散多至八十餘人便一外朝廷也不可一疏而止雖至數四要以得請爲期可也公微笑曰恐不及如公言蓋公深知事機之不測也 吳判書斗寅行狀

前應教朴泰輔取諸人疏本隨手添删手自寫出其疏曰竊惟人君之有后妃所以共承祖宗之統並臨衆庶之上治化之所本王教之所基古之聖王重配匹之際者良以此也惟我 毋后之主中壼而臨一國者今已九年于茲矣 先后之所親選以托我 殿下而 殿下所與共經 先后之喪

者也中外之過言不聞臣民之仰戴方切伏見昨日下賓廳
之批辭旨極嚴有非臣子所忍聞者王言一播觀聽震駭豈
意聖明之世乃有此傷恩害義之擧耶噫宮闈之事有非
外人所知臣等未知所謂假托矯誣者果是何事而設令
內殿微有過差夢想所不過語言之失而未著於行事則此
胡大過而遽加摘發暴揚不必假借加之以罔極之名震之
以不測之威者何哉況元子誕降實是宗社無疆之休深山窮
谷莫不懽忭則內殿之心寧有不悅者乎頃年命選嬪御
之擧出於內殿之勸導則其閔儲嗣之久曠忘有我之私
心蓋可見矣及今元良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心加以慍懟
之色揆以常情必知其無是理矣婦人性偏鮮不妬忌自非
姙姒之聖哲前世后妃誰能免此閭巷匹士之有一妻一妾

者亦必須慎名分畧苛細以防閨門不請之端諺曰不癡不聾不可以作家長信夫苟或不然釁生於相軋嫌起於相逼甚間愛惡之說交亂於其間而浸潤稔熟不復究察則其禍之所流可勝言哉 殿下每以爲宗社慮患爲教臣等尤有所未曉也元子既已進號上係於嫡則即爲 中宮之所子矣烏有傾 中宮而後方安元子之理哉異時元子漸長聞知今日之舉則宜不盡然而傷痛乎傳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又曰子不宜其妻父母是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禮沒身不衰設令 内殿處事有未當於聖心若念及於我 先后當日撫愛之篤則以 殿下維則之恩宜忍以廢絕之意加之以無所難哉易曰衆允悔亡釋之者曰謀從衆則合天心自有比事以來凡爲 殿下臣子者上自大臣卿宰下至三

司庶官或登臺而極諫或在庭而籲號何責譴罰相隨而不
知止至於韋布之士亦皆相率抗章婦孺之賤莫不奔走涕
洟凡若是者宣有他哉良以天地氣乖萬物不遂父母不和
家子不寧故也人心所在天意可知　殿下縱欲徇一己之
私而顧行不顧獨不念人心天意之不可強拂也歟傳曰人
孰無過改之爲貴誠願　殿下深惟大義之所在俯察羣情
之所同收還成怒亟復成命俾天地日月復見合德而齊耀
以慰東方億兆憂遑喁望之情不勝幸甚遣巳聞巳
時大臣以下惟事迎合恐拂聖意故循例庭請半日旋止昨
日夕前校理李启定投疏極諫而政院潛令還送及是疏之
入便即捧入　上覽疏大怒夜二更即出御仁政門急召禁
府堂上大臣三司促令具親鞫凳械其人不及具庭燎至毀

近閭閻居而備焉急遽之状可以想知　上曰君上之言皆
謂之誤不殺此人等何以洩神人之憤承旨沈季良曰如此
之人付之有司足矣何可饒此臣達耶莫久坐夜深恐傷玉
體　上曰速招大臣承旨金海一曰柳命天權愈禁府堂上皆在
門外何以為之　上曰出符驗開門招来同上
上連問罪人拿来而夜三更　上移御座仍下教曰将過三
更而罪人尚不拿来極是怪事承旨李瑞雨曰罪人家或在
門外或在僻處未及捜捕矣　上曰次次拿来事分付呉斗
寅何至今不来耶羅将諸具皆待令耶大臣及禁府堂上孰
来孰不来耶使之續續入侍史官啓曰俞櫶家在門外何以
為之　上曰禁府堂上牌招時符驗出去堂上入来時使之
拿来　上曰殿坐已久而禁府堂上及大臣尚不来禁堂推

考更爲催促判義禁閔黯始爲入来 上曰何其緩緩也對
曰家遠故然矣 上曰羅卒諸具皆待令耶問未可也黯来
啓曰令方收拾而未及矣 同上
上曰判義禁持此疏與玉堂問事郎撮爲問目注書兼[illegible]判
義禁展疏讀之至嚳生相軋等處 上曰詳見此處出爲問
目可也閔黯曰問目例出於大臣姑待大臣何如 上曰倫
忌中倫言罪狀而手寅等以子爲僞然則子同誣告之先漢
宜用反坐而厥子矣誤問等語孰從而聞之此等處詳問可
也 同上
領相權大運入来 上曰國有亟逆而今始来到分義豈如
是耶與判義禁相議速出問目大運與黯退坐階下拈出問
目 上曰觀此疏疏意如何領相曰無狀矣左相睦来善入

来上曰窮凶如此甚於金弘郁寧可一刻生存乎左相曰
誠爲無狀極可痛惡矣 上曰問目搆草漸爲遲ゝ直爲正
書可也領相請以李玄祚沈楙爲問事郎廳 上曰依爲之
上曰吳斗寅等以備忘記辭旨皆誤而誤聞致此云ゝ此等
說聞於誰人而誰爲指嗾耶詳問之 上曰相遞相軋浸潤
等說幷出問目 上曰誰爲首倡以此問之可也領相請以
問目草啓達稟定 上曰高聲讀奏沈李良讀問目草 上
曰必欲背君而立節於婦人者何意亦問之 上於言語間
連下羅卒數少之教而促令多數待令矣 上曰吳斗寅先
爲拿入 上曰拿来何遲也承旨何不出促同上
時參疏諸人以日暮罷還惟朴泰輔與疏頭吳斗寅李世華
前參議沈壽亮前牧使李墪前修撰金夢臣前翰林李寅燁

前正言金德基前正字趙大壽等畧干人留在闕下矣見宮
中火光耀天喧譁震地大驚相聚疑有親鞫之舉俄聞的報
郎相率而待罪於金虎門外人皆自分必死戰慄不定而泰
輔獨自若曰事已至此驚怖何為海昌尉謂其父寅曰供
辭何不相確於諸公耶泰輔曰大監令入殿庭自 上必問
疏文製寫出於何手望須直對毋隱也寅曰吾為疏頭何
忍若此泰輔曰今日之事尤當以無隱為正須以直對無使
容隱李世華披袴撫股長歎而語曰受恩食祿三十年此膝
肥大至此矣今日殿庭其將打了神色猶厲俄而四炬如箭
自闕飛到金吾郎及羅卒傳呼曰疏頭吳斗寅安在斗寅遂
自首拿去泰輔執其手而語曰望須直供既非獨當之事吾
宗製而寫之大監若或隱諱吾當自首就死須毋隱也必也

賓對再三説道不已因脱靴着草鞋坐而待命及申寅之拿
八也 上謂判義禁曰足鎖枷杻不爲何乃如是耶且使罪
人何敢拱手着網巾緩步而来耶使之着大枷是時三公畢
會諸臣皆至矣 上曰高聲讀問目沈季良置于床上而高
聲讀之 上曰逐条發問也 上曰以杖搶罪人腕口而問
之 上曰罪人何敢以文字上達耶以肉談供辭事分付
上曰罪人原情時使之高聲言之可也 上曰疏意以備忘
肆語爲做出何也申寅曰何敢以做出爲言也 上曰原情
不成説話矣申寅聽問目中相軋等處乃回問閭閻亦有如
此等事故推而言之矣 上曰刑推前已爲如此乱言耶
上曰罪人原情何爲遅々促令急々爲之無敢矯餙 上曰
罪人所供予已親聞矣執筆朴泰輔拿来瑞雨書名于小紙

出而分付使之拿来吳斗寅原情已畢 上曰速受傳音以
上 上曰已原情者姑爲下之他罪人又爲拿来 上曰命
櫶亦拿来 同上
少頃金吾郎又来召李世華命櫶出以疏帖名次將爲鞫問
世華即着枷就命櫶有病在南門外私第金吾郎偕宣傳官
開門出去又未久金吾郎来問製疏者誰也綦輔應聲而答
曰我是也遂脫網巾并烟竹授帶去奴命獻其大夫人郎因
大械就拿李寅燁金夢臣金德基等執其手而語之曰何不
相議而士元獨自擔當乎綦輔曰吾已定之有何可議者金
趙二人曰此疏非獨士元製之吾儕俱爲贅辭寧可獨當乎
綦輔曰吾既撰出又自繕寫今日之罪不干公等罪雖至死
豈可移累於公等耶公等毋念焉因拂袖徑起李壑曰士元

何若是如就樂地而平甯即赴耶泰輔顧而笑曰今已到此地頭不為即赴而更何待也今公何發此可笑之言乎吾已有定寧有曲道求生之意耶神氣自若即就鞫庭時世華姑留帳外待命泰輔八與之偕坐世華曰吾則年已衰暮受恩亦已久矣今日之死固不足惜而如君妙齡上有兩親又鮮兄弟荷國恩遇亦不如吾儕之比今若直供必將見死君須推諉於老漢慎毋自當也泰輔曰今監何為此必不成之語乎泰輔八對之辭令監宣得指揮耶人臣到此祇有死而已況告君之辭焉用是不直哉吾意已定決不可臨死而有變

同上

瑞雨進曰臺諫已來只長官入侍之意敢達　上曰可也大司憲睦昌明進曰宣意　聖世有此凶人陳此陰險之疏也

事〻痛悪莫此爲甚矣同上
世華拿入原情先陳矣身無状之説 上曰如許雜談勿出
也原情已畢 上曰俞櫶拿入瑞雨啓曰罪人朴泰輔拿来
矣俞櫶原情時低聲而奏 上曰羅将杖腋而速問之櫶告
以病状 上曰病則参疏耶櫶曰如此故不得親往使子取
来名帖書名以送而已疏本則實未之見也 上曰原情措
語不多而何其遲書耶原情已畢拿致泰輔跪於殿前 天
怒震疊攘臂厲聲而教之曰予於汝素懐痛悪之心久矣汝
愈去悔予至此耶汝自前日固已犯我而肆毒矣予固悪之
而未克斬汝頭乃於今日又見如許之辱汝今背我而自附
於奸悪婦人汝有何意而爲此奸匿凶逆之事乎 上曰不
捧原情爲先刑推 上曰昨疏時何以執筆主張耶令羅将

以杖擿腋而問之泰輔起而伏地曰 殿下何忍下此教耶
君臣父子俱爲一體今有人於此其父若發過中之怒欲出
無罪之母則爲其子者豈不泣諫於其父乎今 殿下無故
而有此無前過擧將使坤位不寧故臣等不勝罔極之懷出
萬死進一疏豈有背 殿下之意乎爲 殿下而爲中宮爲
中宮者即所以爲 殿下也况戴 中宮豈非由 殿下而
發耶安有先中宮而後 殿下之理哉 上愈怒曰須急〻
結縛此漢去愈厚我矣予將施以逆律如此毒物斬頭可也
如此漢殺之何難命姑先刑訊而火刑壓膝之具又令輸入
召判義禁教之曰如此凶物速爲刑推而親爲下庭箇〻考
察又曰事有立落若以彼爲是則予爲誣告之光漢然則脅
予宜矣斗寅等誣捉君上而欲爲罪人立節此何意耶箇〻

嚴杖而問之泰輔徐告曰今此嚴訊之下別無可供之辭若以製疏之罪治臣則豈須拈出疏中語條列下詢則臣當爲殿下而詳達矣 上曰汝疏中浸潤甚間相軋相逼矯誣等語是何言也須即詳達也泰輔行〃誦下細〃條陳曰凡今閭巷匹夫之有一妻一妾者若不能審其家偏愛其妾則固有浸潤甚間相軋相逼之事遂至家道乖戾者多矣伏見近間 殿下忌罷太盛臣常憂其有如此事矣不幸於今有此莫大之過擧果知臣前日之憂非妄而謂必有是事以至如此地界也 上曰汝果以我如偏信邪妾之駭惟底漢耶此漢汝敢比予於誣告之李光漢耶乃親自提名召禁府羅將高義金使之極杖命以黑索係頸結於兩股間使項不得搖顚帖於膺也羅卒輩繫紲繫縛一遵 下教杖〃申飭各別

嚴訊左右承旨禁府堂上以至都事羅將齋聲呼喏有若雷擊
城中遠坊亦有聞其聲而慄怖矣 同上
一次既準 上曰鞫廳例有完議三人原情相議以啓又教
曰此疏凶逆也完議不可緩忽奏達也三公諸臣奏曰吳斗
寅李世華則以疏中許多說話似爲發明當論罪而命檍則
元不見疏當有間矣 上曰李世華自言爲主張左相曰李
世華自江上入來云似不爲主張而既已叅疏不欲推諉於
他人故有此云云 上曰致祥置辟之後又有此變人心世
道可謂如何領相曰吳斗寅李世華則似當刑推而命檍則
似有間矣 上曰如此誣上之徒猶曰似當刑推云鞫廳果
如是耶大臣則無推考之事不可推考而禁府堂上則推考
同上

上曰吳斗寅原情先書一遍刑推而李世華原情一遍書之
吳斗寅拿入 上曰速爲捧招問事郞讀刑推傳音後始爲
受刑 上曰李世華刑推傳音速書爲可 上曰問事郞就
而詳問考察勿聽發明之言箇箇加杖 上曰汝聽誰所囑
耶斗寅曰韋詞爲之斷無聽處矣 上曰參疏七十餘人豈
無一人主張者耶致祥才以誣上誅汝又上誣君之疏耶斗
寅曰疏語辭不達意而然豈敢誣上耶 上曰分明書上之
後敢稱辭不達意耶雜談勿許又曰終始牢諱耶斗寅曰旣
不參庭請則當爲搢紳疏云故上此疏矣 上曰勿參庭請
當爲上疏云者誰也終不一言直告耶斗寅曰 天威之下
何敢隱諱陳疏之議寔不知從何處出也 上曰天告耶也
告耶不成說話斗寅曰當初尹溪通之矣 上曰通以何事

丰寅尹深以爲作散者亦不可不陳疏云矣是時受刑至二
十二度右相曰雖云當爲上疏渠等疏意不善故爲無狀矣
疏意若善則亦何大不可也 上曰虛實間不可不問矣 同上
領相曰夜將曉矣恐傷玉體右相曰雖有重於此獄近来未
嘗親鞫而徹夜殿坐不勝憂慮 上曰豈有重於此之獄也
右相之言何爲如此欲爲營救罪人則出去承旨進曰雖失
言而三公不可不備貟還召如何 上曰如此重獄敢曰重
於此之獄未嘗親鞫此何言耶勿煩 同上
李世華拿入 上曰問事郎廳問猛杖世華原情曰既已盡
達矣 上命問事郎問曰昨疏主張者誰耶世華曰臣實主
張 上曰不欲推諉於他人故乃曰自主張云耶更加嚴問
世華曰矣身豈有隱諱昨曉来自江上聞之則兵丰寅全載

顯俞檍等相會將欲有陳疏之舉云而臣與之同叅矣　上
曰斗寅以泰輔執筆云則作疏者是亦泰輔耶世華曰執筆
者雖是泰輔而疏本則七十餘人相議製作矣　上曰必有
一人製作者而多人則必為潤色之矣豈無一人主張者耶
世華曰執筆者雖云泰輔而潤色點綴則僉議為之吳斗寅
已為盡達矣　上曰汝見如此極凶文字何為好之而至於
叅疏耶世華曰伏見倫忘記辭旨心甚慨惜故叅疏矣文字
則全不致察矣　上曰倫忘辭旨汝何慨惜耶世華曰倫忘
記辭旨皆甚不能盡記矣　上曰汝既見之乃言不能詳記
此言甚詐各別嚴刑世華曰小臣何為語逼君上之言耶小
臣宗為千萬曖昧　上曰自明之言勿計世華曰閭巷間亦
有如此之事故臆度為之耳　上曰告君之辭何敢以臆度

爲之世華曰以臆度爲罪則臣寧萬死無惜 同上
李世華準次後又上朴泰輔嚴刑支肉糜脫濺血滿面而猶
正容自持神色不變未嘗有痛楚之辭難忍之狀 上益怒
其剛忍不屈曰汝胡不供誣上不道遲脫乎洪致祥亦以誣
上不道遲脫伏法汝旣目見而何不供誣上之招乎泰輔低
辭而對曰何 殿下不知臣至此耶洪致祥則是渠獨自陰
爲之事矣身今疏則以一國共公之論而敢此陳達何可比
之致祥耶況 殿下胡不念矣身累年拾遺補過之事頓異
於致祥乎 上益怒曰何爲此陰姤之女肆其奸毒至此耶
泰輔聞此 下教乃復改容厲辭而對曰 殿下何忍有此
教耶夫婦人倫之始聖人〻倫之至雖庸常匹夫猶重夫婦
之道則況今我 母后配體何地而曰一時忽悚之怒不念

古聖之訓而向　中宮之言何若是鄙慢耶　上愈怒曰汝
果攻斥我一向如此否汝定不以誣上不道逞說耶泰輔對
曰　殿下近間進講周易而胡不体認乾坤之道乎　中宮
雖云有過昔當　明聖王后在世之時恩愛無至過言不聞
矣今自　元子誕生之後　殿下之見過如此之多臣𫆀以
爲浸潤稔熟之誤入於其間而　殿下莫之察也於是　天
怒如山玉音不成良久乃語而　下教曰汝漢汝漢汝更說
道此言此何言也此何言也汝終不以不道逞說乎此漢奸
毒甚於金弘郁遠矣當以逆律繩之壓膝火刑究治之具其
令速輸曰　教羅將曰汝輩不復聽彼漢之語不復箠杖之
多小如更發口而言則隨卽批口可也泰輔有所云云則
上曰胡不撞口耶每以是申飭焉羅將雖聞　嚴教不忍直

掎伻批其口不果重傷而又以稜杖交刺脇腋肉傷色青亦
復難忍其間受刑雖曰二次而初次不許之杖九而二次不
許亦至十四杖合而許之幾至三次羅卒輩亦甚究惜雖承
嚴勅而不忍放手猛杖故脛骨韋兑碎傷而支肉則爛鈌血
淋漓流於地而未嘗有一番痛呼之聲矣 上同
秦輔準次後尹深拿入　上曰尹深究問後當更推秦輔姑
爲下之瑞雨持尹深原情進前　上曰尹深原情何如領相
曰初欲叅疏而終爲不叅則未知如何左相曰以原情觀之
疏意渠實不知矣　上曰以原情觀之果如卿等之言矣予
意亦然尹深放送可也 尹深原情中有曰不知此疏如是云云 上同
上曰吳斗寅情狀奸巧更爲拿入加刑　上曰吳斗寅終無
一言耶斗寅曰臣往平市署則數三人已爲聚會而仍相與

議陳疏矣 上曰詐言勿違考察嚴刑同上
二次準杖後 上曰朴泰輔更上壓膝泰輔對曰臣於今日
已分一死而 殿下過擧輾轉至此則恐不免爲亡國之主
臣竊痛恨於斯矣 上曰予爲亡國之主於汝何有哉對曰
殿下之教則令雖若此而臣是喬木世臣與國同休戚之身
臣死固不足惜而宗以是爲痛惜也 上曰無復雜言速施
壓膝曰顧謂史官曰泰輔如此之言勿須記也壓膝之具旣
陳於前 上命判義禁親爲考察羅卒輩先置長板於地鋪
磁琖末如錐鋩者數斗於板上使之箕坐於其上而又以磁
石磁末置兩股之上左右夾鋪如尻尾之內凹中未及處則
以杖刺納而塡之又加長板以索堅束上下板頭羅將六人
分立於板頭上而磨盪之齊聲踴躍而壓擣有若俗所謂超

板之状如此者十三廻為一次左右共聲而貸其供招遂至
二次而顔色猶不變又無忍痛之声　上益加盛怒曰此漢
奸毒甚於金弘郁施刑若此而無一番痛呼之声其毒若玆
辱我至此無足怪也汝果終不為遅脱乎夢記之説是何言
耶泰輔對曰実身區〻之忱已悉於跪中未知何語為誣上
耶実身宗無一毫誣上之意決難遅脱夢想所記之説有何
他歧可知之道乎只見　殿下惓忘而知之実　上曰然則
汝以予為做幻虚語耶泰輔對曰宮中之事臣不能詳知而
第念夢本冥漠無徴難信則豈可期其一〻契合於将来耶
不過偶爾上達過失而今　殿下摘發此一事以為大罪柰
此豈非　殿下莫大之過舉耶今雖以　中宮為憑信梦兆
此宗出於　殿下好夢之致前日屢次引見時頻説夢中事

以示信重之意臣則以爲此亦 殿下先自失而然也 上
大怒曰汝去愈以予爲如誣作虛言之李先漢耶汝不過以
奸惡之女謂汝偏黨而如此矣綦輔對曰矣身立 殿下之
朝于今十五年矣賦性悻直與俗不諧未嘗有護黨之事
殿下何不知矣身心事至此耶若果追逐於黨比逆合於世
路則豈不爲將順 殿下之志而有此今日之獲罪耶況此
疏實出於公共之論爲 殿下之臣子而見 殿下之過擧
義當披肝力諫抵死以爭而今 殿下反以此爲教意 殿
下以臣爲一邊人而有此慘刑也 上益怒曰汝敢以西人
南人之說々道於吾前而終不遑恍耶綦輔對曰盡亦以
殿下之心忖度而反省焉今母若無可罪之事而父欲出之
則爲其子者果不以死力諍乎此非難知何 殿下不之深

思耶同上

上言〻加怒曰彼漢益肆其毒何不即施火刑耶於是即以二石炭燃火於傍而　上命催促急於雷電羅卒輩未及具煽火之物而以衣煽之火焰燭於左右侍衛諸人亦皆面熱發紅不能堪耐遂煆二大鐵瓦如巨掌者以待之命判義禁就立盡烙　上曰汝果到今猶不以誣上不道遲晩耶叅輔復疏而受教伏地而對曰雖是如此慘刑之萬〻實無一毫不道之罪寧可供遲晩乎　上盛怒愈甚曰毒哉〻〻玉臂交攘或坐或起而命之曰從施火刑而倒懸於木自膝以上並皆燻灼於是羅卒植長柱於前庭繫足杻指懸於柱上鮮髻散髮繫柱下頂踵倒懸去地尺餘若使他人當此則氣塞神奪宗難發言而精神猶厲低聲而告曰臣聞壓膝火刑俱

是治逆極刑臣有何罪果與逆子同律乎　上益怒曰汝漢
之罪浮於逆賊羅卒輩將褰袴而煆之　上曰何不裂其袴
肉出而隨即灼之乎　天怒盛如雷震羅卒輩未及脫袴裂
其縫而烙之以二煆鉄卮先燻於面次試於柱則近木便火
焰熖電起遂灼其臀下陰間及兩膝上下火光生肉青焰如
霞燻臭四張有不忍見其鉄小冷則復煆之如是者十三番
為一次遂連加二次則臀下陰間膝上前後焦盡無餘只有
筋骨而肉厚處流膏洴黄焦黑之狀有同灰木而神色猶自
若也語不錯誤目不盱視未嘗有痛楚之聲蹙頻之色左右
侍衛之臣擧皆股慄神怖不能定氣及見公處之晏如而後
始得稍定云矣　上曰汝今至此猶不供遲晩耶泰輔暫笑
徐對曰臣若到此變改初心誣供遲晩則是內欺臣心上欺

殿下臣雖骨消決不可誣供遲晄 上曰汝愈爲自是而不
肯遲晄耶須速無數奠灼期於自服也宣不能受遲晄乎泰
輔對曰如此而後謂之臣節臣於今日固當盡節決不可爲
誣諱遲晄而 聖教尚然耶語侵先后之嗣基則 殿下胡
不之罪獨於実身謂何大罪而施此慘刑耶苐念臣出入經幄
于今十餘年必無輔導君德以至今日使我 殿下有此大
過舉此則実身之罪而竊意此外更無他罪可得於 殿下
者也 上轉加盛怒又顧史官曰泰輔如此之語不須載錄
也人間宣有如彼奸毒漢耶奸毒如此慘酷辱我無足怪也
強忍則比之金弘郁倍之実此言如是重復者幾至十餘次
実火刑自臂以下既無完肉更無可施處 上乃命曰膝上
如無施刑處則更於滿身隨處烙之俾無一片生肉也權大

運嗫嚅咨且久乃進達曰火刑之法本有其處令若如此則恐為日後謬規 上曰若然則依例為之大盖治逆之法先以火鉄加於足掌不服而後施及臂下一處而令則初於膝上臂下先皆煎灼此實無前之規也及有依例之 教更於兩踵上施之遂命盡灼足掌前後十指間兩足又皆爛黑而公猶顏色不變精神不迷供對語言皆不失告君節操 上愈怒曰汝果終始若是乎俞穩自言不知此疏其果然不知否泰輔對曰俞穩豈不知此疏耶第穩病甚在家不得來只遣其子代着而已疏中措語則穩果不及見之其不知之說宗非罔也 上曰李世華亦謂與汝相議同撰疏辭其果然耶對曰其疏文則臣實製之世華寧有一辭賛助只欲救臣一分之生故乃以身自當而宗不為之也此二人賴此一言乃得脱禍云

上意益怒曰此漢此漢汝果終始不爲遲脫乎泰輔對曰矣身
宗無其事可供遲脫　殿下如欲殺臣則雖直駈而肆諸市
朝安敢飾避而何必強受誣供遲脫耶臣伏見　殿下發此
過中之怒長夜至曉而　聖怒猶赫大凡過發盛怒有損精
神竊恐玉體有傷也至於遲脫則　聖教雖如此而豈可欺
心欺君誣供遲脫乎決不可爲也又暫笑復奏曰今若遲脫
則臣死歸地下不免爲不勝刑誣服之鬼而爲衆鬼指笑之
囮豈非可恥之甚者乎今臣母年七十父亦六十歲矣臣若
死於今日而不得復見則人子情理誠切慘毒臣豈不知念
及於此哉然既許身於國則今日之死有不可避豈可念顧
於私情耶　殿下若欲殺臣則望須速加誅殛如其不可爲
之遲脫則臣固決不可爲望須勿使勒捧也且念臣雖死而

死於可死之地則死固不足惜而 殿下何忍爲此無前之
過擧使辨 國家之興亡而不知爲 聖主無窮之累德乎
惟我 母后嘗以儲嗣之久曠恒加憂念之心頃年嬪御之
選入亦出 內殿之勸導則及今元良載誕之後豈有別策
妬忌之心乎此 殿下必聽浸潤之誤而爲此莫大之過擧
臣生不能救正寧欲死而溘然無地望須速賜之殛典也今
臣心事旣陳之後則更無他可供之辭矣自是之後雖無數
煆灼威貪捧招而閉目緘口終不一言 上不勝盛怒以手
擊地而叱曰判義禁其果不能親自下去捧招於此漢耶閔
黯聞命惶㥘遂即趍下股慄戰怖語不成音曰罪人胡不速
書遅脫公開眼久視厲聲而答曰何不思量吾有何遅脫之
語而逼迫至此耶黯遂低頭無聊憮然而去乃告於 上曰

雖無數煆灼而終無遲脫之意也　上乃知其終不可威貧
復誘之以可生之道厲聲　下教曰此漢昏迷甚矣若供遲
脫可即放出而終不遲脫不思甚矣泰輔聞此　下教即又
徐對曰　殿下何用欺臣直驅而誅之其誰禁之而乃以詭
道欺紿耶終始烙刑又至二次煎灼焦爛之狀慘不忍見
上下視良久若有不忍之心惻隱之色矣遂起還內殿而命
於內兵曹復爲鞫問　命侍衛別監搖視死生別監還告以
不死則　上且行且語曰一國凶逆朴泰輔之恠毒知之久
矣今施如此之刑而痛呼之聲終一不爲恠毒強惡甚於金
弘郁矣羅卒輩遂齊聲唱告解縛而乃解其繫束公始乃通
其呼吸長息語曰喉吻焦乾氣窒不通幾至死境而幸賴差
備門書貞潛以一匙糜水注諸口中堇得更甦云曰問其書

貢姓名矣 同上

上曰吳斗寅疏真是亟逆而右相之言甚怪悖罷職是時平

明日未出矣 同上

上曰李世華拿來世華拿入仰瞻御坐曰願受 聖旨日就

死地而已臣以叅疏抵罪則臣不知其可也 上曰何敢使

罪人頻頻顧瞻御榻耶世華曰臣立身事君常須為國一危

何敢誣上耶 上曰如此則何為叅亟疏耶世華曰臣徒知

叅疏之為可而不知叅疏之為不可也臣之文短不敢與議

於文字之間此固通朝之所共知而至於此疏則姑好其大

義耳時又準一次 上曰亦當有原情定罪之道矣親鞫姑

罷 同上

上命中使押泰輔至內兵曹將復加刑睦來善藥刑而戚氣

厲聲分付羅卒曰令此罪人固當除尋常各別嚴刑也曰毋
三申飭之不已公亦厲聲而語之曰其在　御前則天怒震
疊固當嚴刑矣吾有何大罪可被如此酷刑而今到外庭猶
若是深治耶因謂羅卒曰羅卒盡亦猛杖堂上若是嚴飭而
何不猛杖乎睦来善猶得〻若不聞者然終始申飭杖〻考
察遂加一次脛骨乃至拉碎髓汁如泉湧矣噫黯於　上前
承　命捧招而猶且聞言憮然則是固一端之良闖然而不
可誣者存矣来善則必無顧忌惻隱之意有私譬之快報者
然噫亦甚矣 同上
自昨夜至今辰時通計受刑則刑訊三次又刑杖二十三壓
膝二次火刑二次依例　下教之後烙煎之數又不可盡記
也恭疏諸人待命門外皆知公必死只推胸痛哭而已 同上

鞫刑既畢羅卒傳呼覓來褁膝之物金夢臣趙大壽各截其兩着衣裾送之而猶不足公謂都事李廷泰曰裂吾道服袂而褁之廷泰裂其袖而布縷堅韌不即裂取公曰以刀順縫而裂則可以易取也廷泰如其言而割之猶神奪手戰不能褁公皆指揮褁之出袖中扇付之廷泰曰此物在袖頗妨運用幸須傳送吾家云矣乃具鎖械下之禁府軍卒持刀劍夾道押去公之父副學公時在郊外事出不意未及相見及其馳來則已入禁府矣留在門外幕次欲試其精神使人須見其手書公曰令聞治以逆律錐父子之間手書相通殊甚未安茲不敢云矣 同上

明日將更鞫矣權大運劄曰泰輔之罪萬死無惜而若更鞫則恐傷欽恤之仁請減死 上遂命絕島圍籬安置判下禁

府定配于珎島
公遂出禁府人皆欲爭見公面老少婦孺擧皆駿奔相謂曰
賢大夫顏範願一見於生前相與揮排直入流涕悲惜至有
失聲長慟者街衢塡塞不能作行而公於稠人之中尚記親
舊擧手而謝之公火熱攻中呼吸不通命在頃刻不能作行
暫憩於明禮坊本第或曰日已迫曛病且如此可於今夜止
歇待明出城未爲不可公曰吾病雖重而一息尚存罪名至
重雖暫時豈敢淹滯城中耶迫曛出南門市廛長老垂白之
類爭先脫笠擡公所乘轎曰此延賜行次吾輩須極力保護
遂相擔擡以至門外所憩處人心之不可誣者有如此矣公
曰自料氣力決難支久而至今不死或者轉尋生道則遠適
無聊之時或有披書之道幸須收拾書冊付諸行中也 同上

五月初二日渡江至露梁病不堪作行拿去都事狀啓而曰任露梁初三日聞　中宮已出私第公歎曰國事罔極云雖濱死而父子相對終無懇懟之語李瀣曰吾凡平生未嘗有可愧者畢竟樹立又如此長逝魂魄俯仰無怍六臣衣冠之藏在此地而相見兩無愧矣公驚止之曰少年言語何乃輕率至此耶 同上

申通津擭来見曰吾自通津来路逢一叅䟽者言士元原情語甚鶻突諸人合䟽而獨自擔當事多輕著其言信然耶公擧首睇視曰是誰言耶此正無狀底語也然則欲使我援引於崔錫鼎李墪乎此令輩搆送一䟽而語多糢糊故吾既改撰又自繕寫豈可引累於他人雖或不然而與汝和輩同撰既到此地則寧可引累於他人乎因欲畧通鞫廳事而火毒

上攻喉舌焦燥不祜成說獲遂止之 同上

初五日副學公曰汝今更無可生之望亦且奈何只須從容就盡以善其終也對曰敢不承教副學公遂哭而出已時命絕人有爲之輓曰易地君應爲六臣靈遊何又露梁濱皇天亦識須埋意故遣忠魂與作隣 同上

己巳四月謫江陵二十六日宿太和驛夢與鄭相太和洪相命夏同在上前國有大事景色愁慘覺來愕而識之及到謫所聞京信即朴甥泰輔就鞫之日也又於五月五日夢朴甥騎駮馬來拜若有遠別之色後得京信即命盡之日也 藥泉遠事

玄石曰左齋臨死聞朴士元被禍歎其不識面顧謂其子曰亟焚非毀士元文字此是臨死善意今已究死不可如前攻之余曰雖究死是非不可不明彼以士元爲害敗立節之人

云者全出於誣捏令者士元既立特異之卓節則自知其言終歸於毀賢故欲掩其失於後世乃令焚去之此豈臨死善意乎玄石曰左右何如是出此切迫之言耶余曰吾非切迫明言是非也玄石笑而不答 明村雜錄

前聞懷川末稍晝夜思度隱密記事殆無虛日云朴定齋士元被禍之後路中聞之謂其孫晴錫曰言及朴某文字盡爲投火云云蓋激怒於明齋之後公然煽言以爲魯西失節故其子孫厭忌立節之人明齋力毀權金兩人之節義朴士元亦毀其文宋奉事甲祚云云文字不一而足當日投火搆誣士元文字者都是搆毀節義等語士元既立卓卓之節則其所搆誣者自然敗露故欲掩其跡急令投火以此觀之則於魯西亦多搆誣如許之言造成文字而留之云云 同上

嘗問諸明谷曰己巳士元一隊設疏廳余以外任雖不得
參疏而往來議其疏事時南少之在散班者亦欲陳疏聞
此疏廳之已設欲與之合疏余曰今此疏舉本無關於黨
議不可阻以形跡又况彼此合疏可見一國之公議其於
動得天聽亦不無一分之益士元曰此輩本無是意不過
畏公議而欲爲之塞責也何可與此等人同事終不肯許
又有一名士袖任相元疏本而來語甚歇後士元閱未半
扇揚之袖此者即任之儕流也似有慚色任方秩高且有
文名而士元忽之如此雖不用其文何至於是乎量隘終
是渠偏處以其才學止於斯大爲士友之所悼惜而想其
平生似非遠到氣像也然疏爭終爲甲戌復位之張本語
其功不但一時之輝光而已

公上劄曰頁累賤臣老而不死忽聞
聖朝非常之過舉即
昇致城外擬伸微誠而欲叅庭請則朝儀遽停欲進一疏則
禁令先下無路仰暴隱忍而退伏聞終有廢黜之命曾以配
禮至尊母儀一國之正宮於今為庶歸之私第決非盛世之
所忍為而亦豈臣子之所忍見者哉自古帝王非無廢后之
舉而莫不有當時之爭後世之譏只據宋仁宗言之廢后之
稱
時明示爪痕而猶。白璧之瑕孔道輔語呂夷簡曰父母不可
以諫止之奈何頋又出母乎人情天理自當若是自有母舉
以來輒以嚴刑重法而加之冨鄉所謂一舉而兩失者不幸
近之云云劄入
天怒大震命極邊圍置李尚國尚真諡扶
李尚真字天得號晚菴全義人府尹廷䕫之曾孫乙酉登
文科白軒為考官見公試券曰此經綸才也分隷成均物論

稱屈丁亥拜摛閱鄭公太和以公質朴敢言薦於筵中持平洪宇遠疏論時事有寵姬猶宛愛子流竄等語 上震怒筵臣以不即請罪斥三司公引避以爲宇遠疏意雖有妄發蓋其陳人所難言不宜遽加之罪 上與宋公時烈論朝臣可與共大事者而特擧公以問顯有眷注之意官至右相卒年七十七 同上

辛亥歲大飢除水原府使民之望哺者捐俸而賑之業農者許口給粮民得以全活後五年公寓牙山借田而畊一日令蒼頭往耘之則草已盡去矣問之村人則曰水民數百越浦來耘而去及喪一境并力致賻助甚殷遺愛之入民深者可知也 同上

副學吳道一上疏言李某當 坤殿退處之際以尺牘扶正

其言激烈懇惻字〻秉赤有足以救一世忠臣直士之派者
北塞風霜扶病遠謫緩蒙賜環遽爾身沒到今更化之後慰
諭之舉理宜亟行伊時　下教中有此人負犯甚重之教
亦宜改下　上批示斷悔之意命刪去前旨而遣承旨祭墓
所上同

公平居恂〻若無所用其心而及其臨大事決大議則有壁
立千仞萬牛難回之操居廟堂則隱然有喬嶽之勢中外倚
之以為重處江湖則悠然有山野之象鄉里不知其達官有
識之士莫不歸心焉明齋所撰碑銘

懷川當乙卯後南少欲殺之際乃揚言曰　孝廟嘗賜一
書若或臨急則開見云〻許積以下疑惑不敢殺庚申黜而
後其書始出不過　孝廟問其諸臣人物及政事而已其詭

譎已極無狀至於末稍戊辰以此爲媒進之計赴 國葬欲
自陵所轉入朝而其時士論欲下牛溪之誣詆論峻發不敢
唐突入城逡巡退去矣厥後己巳書於其時領相金壽興曰
孝廟容札 顯廟在儲位時跪而授臣賤臣伏而受之 明
聖王后諺札金錫衍來傳賤臣亦伏以受之如許 御札不
可置諸陋室賤臣垂死將以疇孫封進耶須指揮云云此乃
又媒進之意也領相入侍時仰達曰奉朝賀臣宋時烈家有
孝宗大王及 明聖王后御札此可以登覽矣 上卽還史
官諭旨上送則書啓曰莫重 御札不可付諸史官以上賤
臣俟病少間躬進以納云矣其間南人已入恐其將死急使
疇錫同夜上京以納則其時政院已皆南人啓稟捧入與否
則 上命勿捧不得呈而退厥後行到井邑賜藥之日又跪

于都事權處經之前曰此是　兩殿御札玆敢仰呈處經曰吾受賜死之　命何可捧也分付書吏集給其子孫於是詐窮伸脚仰卧以示垂死之狀都事促饋藥終不捧飲藥漢以手開口傾藥不過一器半而死云明村雜係

耽羅之行未半而忽被後命於中路舊義所在不覺怵然丁卯春以前情義雖絶而猶有無我負人之心不欲以薄而自處矣及其手疏之後覺此意思都盡而顯道疏中所謂推擴齮齕甚於仇讐之語則猶以爲大過矣至其與李喜朝問答者出則眞箇甚於仇讐矣其語及先人處用意搆揑多有不忍見者以此令其南去也或有勸其往訣略存終始者其柩歸也又有欲一哭者而終不能強枉吾心而苟爲形迹事未預講只得徑情而行未知如何明齋與玄石書

時事大變有楚山後命訊者自相爲差然如采者情誼既未
淺承訃悽怛不復置意於平日言語訊論之異同矣亦嘗爲
兄思之當其喪歸也特以舊義大禍略爲之望哭恐與前日
處義或不甚礙近與一士友言若爲一文字祭告墓前具道
彼此幽蘊庶幾無憾於幽明第以終無古義可證不敢質言
也（玄石與明齋書）
所教爲一文字具論彼此幽蘊者累日思繹未得其說蓋彼
中數年以来搆虛捏無以誣先人者無所不至幽明之間彼
此方寸無可隱掩只於此處着何說話耶（明齋答玄石書）
去歲事傳聞悽怛以爲如使昔賢當之豈或於其間更有遇
變斟酌之道能與平日所處不相妨奪者否乎既以自思且
不免乍動於士友之言而適會承兄俯詢似若有所相符故

要乃敢卒爾薦聞矣然其大意自謂皆爲未定之辭反以請裁
於高明則初非據爲正理奉以相勉者亦可推見玄石答明齋書
蓋先人與懷川相知已在丙丁之前而其後懷川每往來吾
家故自在幼少時已以斯文長者待之矣甲午之歲候於蘊
堤書堂適從子兄上氏讀啓蒙仍留與同讀於席間此爲挾
冊之始也其時方讀朱子節要及大全而間以請問於愼獨
齋先生則先生謂吾輩中熟於朱書無如英甫須從之先人
遂命就彼一讀大全而歸自丁酉春始其後往來數年至大
全卄餘卷而止竟未得卒業矣自此以師禮事之而情誼亦
自別於諸丈然謂之同於父子則妄也甲子數三往復以後
師生之義則已絶而猶不敢不以舊義處之故雖不復通書
而與人酬酢猶以尤齋称之矣丁卯以後則彼之於先人搆

虚捏無誣誣罔極舊義亦無所施故不復稱其號而只稱以懐川矣拯之於懐川本末如此而已然懐川之用意打訛自欺〻天之實狀只吾輩身當其禍多少經歷而知之耳惟俟久遠之後天理之自然昭著人心之自然開悟而已要非今日口舌之所爭也（明齋答羅良佐書）

近有人言弟作師生說以害於凡其所謂師生說不無苗脈自往複書出世之後京中薦紳章甫論此事者不問曲折輒曰師者道之所在道非則可絶又曰尹公絶之已晩萬口一辭牢不可破至有以不及儒門為大幸又有諱避前日師生者又有貶損其節目者有若臨亂立功之為雖或有激而發見聞所及不勝其寒心弟嘗語人曰尹公不幸有父師之變其所自處固不得不異其無此事而專欲懲羹吹薤者必將

盡滅師友之道而後已安有此理然非可以家到而戶喻之從當參考古今傳記以示同志云則其意本在凡事之外矣玄石與明齋書

師生之說曾見一士友書亦傳凡教如此救弊之言不得不然〻師非一槩之訓自程張諸子以下至於擊蒙要訣著爲定論若爲一時救弊之故而建爲一切之論以爲不問恩義輕重淺深而皆同之於君父則亦安有是理明齋答玄石書

吾之答玄石書有曰先人則父而師耳與他人之爲師者其恩義輕重萬〻不侔兩師之間不可同則勢不可兩全云〻則玄石以鄭寒崗之兩事退溪南溟爲答矣然南溟故得以兩事若如仁弘之攻退溪則安得不棄今懷川之於先人不翅仁弘之攻退溪父子之親姑勿論只以兩師之義言之勢

不免詭一師而棄一師矣然背師之説則吾所甘受而不辞故與玄石一書之後不復發口矣彼輩若只以背師罪吾而侵辱不及於先人則吾固談笑而待之矣侵辱之上及無非出於懐川蓋懐川之極口誣揑者亦非但攄其忿也乃其深意則又有在焉必如此然後吾之所論其本源言行云云者可以盡歸於私憾而自解於後世故也明齋與子行教書

栾共子一事致死之説載於小學則何可非之耶只是師有輕重淺深之别故其服亦有三月五月期年三年之别如孔子之於顔曾則與君父同而其下則然有差等安有名為師生盡同於父子君臣之義乎今若以一切爲師生者皆同於父子君臣則固不可而若以父師輕重定爲一説則亦不可近来自上只以父師輕重爲斷故無以服彼輩之心無一人

辨破師非一槩之義以爲父與師固不可輕重而若謂師者有許多般様不可一切同之於君父云〻則彼輩亦必内服於心矣如閔鎮長諸疏則以爲吾之於懐有同父子云師生情義之輕重他人何可勒定之耶此則可笑也吾之得罪於後世公議者亦在此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曰不失其可親之人而後可以爲宗主而無弊吾則初失此義故有此無限狼貝此一款無以辞責於後世者也汝等宜知之 同上

作師説蓋其時一脉公議之人見懐川論議之陰恠稍〻斥之玄丈大憂師道之不重作此説扶世道云〻君子立説折衷義理人自從之可也而玄丈初喪〻人以先意論于門生必行心喪三年或頗有難之者有一士欲爲索巾帶於喪所而及其成服棄巾帯去未知其人之所爲而及門之士如此則

後世之人其肯遵而行之乎(趙加平所條)
懷川之遺後命也渡海後作書告絕命於玄丈而辭意懇惻
自有自托之意自是發其惻隱之心對人言曰時議皆以後
命爲究舉世尊慕復如平昔云云遠渡所見賤生曰究苑則
自究苑豈可以究苑盡覆其難掩之疵病乎玄丈不以爲然
也成友汝中亦與玄丈論懷川事玄丈曰尤丈扶大義足以
爲事業汝中曰雖或有可稱事業畢竟誤國家禍斯文不免
其罪玄丈曰此則不免其罪云云玄丈曰今則與明齋所見
不同不可以同事賤生曰何事不同耶曰明齋專疑其本源
吾則以爲氣質之病所見大異明齋必不許八書院吾則見
不到於此且曰吾舍之則舉世皆棄之吾所不忍也(同上)
尼坡分派之說盛傳極用惟評成友汝中適來訪余問汝中

西魯西果是実舉世趨從之耶不過駈之曰此亦尼山之黨云而已豈有益哉余曰從與不從在人只修吾責而已今日之責捨執事其誰哉玄曰曰同世之人異代之人異矣故明道則於王荊公每有推恕之言有兩分其過之説朱子則斷以小人明言責之実然故吾欲默而待後人顕道勿爲憤惋以俟後世是非之可定矣余曰明道時荊公猶生将有改過還善之望故明道忠厚每加寛恕仁也朱子時荊公已死無復可望故斷以嚴截義也豈以同世異代之故也今日懐川已死善悪已判若使朱子論之則必斷定其是非不使迷於趨向也玄石又曰攻懐川難矣出以大義死於士禍多小是非久而剝落獨此二事傳之於久攻之者将作小人矣余笑曰魯西老先生既非草々泯没之賢者四十年道義之交忽

有此大爭端人必細究彼此是非若知此是非則懷川心術之不正彰露難掩誰不知之如以吾佼法門誠意正心切切偲偲之道揆之安有儒者而乃若是乎兩家文字亦必相傳豈不知此是非我懷川平生所爲只是偏論而已所謂大義特假托也今日國家之危難世道之汚壞無非此人之故也後日持議者想必明知何可以一時虛名畏彼哉又豈以冤死之故而遽變其是非也且以告沙溪墓文與金相壽興書及宋李問答自家兩疏其心術之不正孰不知之乎玄石曰然見此諸文則豈有不知心術之理哉若無此諸文則豈不好哉頻以爲慨然玄石且曰子仁謂有氣質之病時吾不知有氣質之病今日子仁疑其心術而吾則知其氣質之病之大而終不知心術之不好矣余曰些少氣質之病非因心術

而發若謂氣質之大病則寧有心術正而有此大病乎玄石曰然矣然既是寃死之人何可深攻也余曰不論源委則已若論本末則豈以寃死而不論乎玄石終不以爲然矣余曰執事終不知懷川本源之不美而向來執事父子傳懷川誣其云婦不忍聞不忍言之說於累十年之後謂之陰慝云云到此而終不覺其心術之不美云者吾不信之矣玄石低首不答矣明村雜係

玄石所謂出以大義死於士禍多少是非久而剝落云者此是玄石變前見之實情也蓋不以義理是非爲主而以形勢私義爲前却信道不篤之致也外面事則久而剝落矣本源所著者安能剝落耶當久而愈著耳明齋與羅顯道書

平日玄石每以一時人之多寡爲是非之定故余每以畢竟

大誤爲憂矣末稍當國反戴懷川終令並享於靜菴院字未兑士類相分宣勝歎哉靜菴書院並享之日彼中士子往議金埸昌協則昌協曰道峰書院靜菴獨享傳之二百年如退溪牛栗諸賢俱不入者先輩意思必有在尤齋宣獨入之況並享尤不可也大言折之玄石則強而從之又爲院長於萬義平日宣望玄石於金昌協之下哉殊可咄歎 明村雜錄

玄石書拘謹如此亦時義然也惟甲戌以後爲一變前套以扶世道之一機會而又和泥帶水初欲爲持衡平正之計而不覺爲偏傾之歸可勝歎哉 明齋與羅良佐書

更化之初以攸宗至於大拜士林或以爲與明翁志合道同可能共爲國家望之不淺々而賤生往候見其意思則似有落々之色略爲說及明翁事則玄丈曰明翁事極難處金

閱前上達不以儒臣待之大臣所奏大臣觧之云云身在大臣之位擔當國事至於草茅寒士必欲拔用其於禀達不過卮言間而推委他大臣宗不料平日意向所在也柳相八銓書擬以清望則以不待大臣之救解遽為擬望非之其無寅協同濟之意可想與栗谷先生推薦牛溪先生之意大不同矣（趙加平所懷）

栗谷之癸未薦牛溪以可任經綸爲目牛溪則實有經綸之具而其意亦不偏於不出故栗谷引之若牛溪無其具而終不欲出則栗谷必不引之矣非牛溪則欲守靜而栗谷強引之也（明齋與羅良佐書）

今番不克奉薦老兄一款自有曲折固知兄之難於出世是不唯素守然也又慮其爲世道潰裂略如向日羅韓時終非爲

兄好事不敢遂意矣曰此顯道大加非斥至欲相絶盖與癸亥北洞之論所以為駈逐左菴自專其利者同轍固知此友見識多滞而不謂遽至此也不然蹉中或有閑漫論事時何苦何難而不之為乎令人悶盡 玄石與明齋書

至於不相薦引之論兄既知我之心我既知兄之意縱有不知者之外言何足介念而乃每以縷縷如此耶還用愧悚顯道之意則非以此也乃以執事之於懷川前後所見有不同而尊崇之太過未知於世道何如云耳此則不但顯道之意如此士咸亦然然此則當付之百世公議而已 明齋答玄石書

乙亥正月玄石之歸田也知國事終不可為出都門意頗菀悒稍有悔恨之端一月之内三度修書於明齋未久得寒疾屬纊 趙加平所係

見士成書謂其再退之後（玄石）頻有悔悟若使生而復入則當有改更云固應如此恨其未及如志也（明齋撰羅良佐書）自戊辰自作分門見所嘗親厚之人則曰吾邊人見明齋所親人則曰尼山人自此言説籍々分門割戸長者分彼此則少者又有甚焉幾乎成南北部黨之甚實尤可惜者吾輩之所期待者不止此也保合士林尊尚師門以至衛道末稍精神筋力衰耗益甚且子弟不肖專意註誤其規模一襲懷川之覆轍家事終至覆没良可痛也（趙加平所録）

金壽恒將死羅良佐往見曰凡知所以至今日乎壽恒曰吾少也卜者金生麗輩皆曰位至叅判濫涯之極殆挻禍歟良佐曰非也宋政承一也金貴人二也壽恒默然（夢囈集）臨禍之日言于吾曰余自少至于今日敬仰魯西老先生道

德之誠必無加損云臨沒一言不啻丁寧明白則雖他人猶
可遵奉其明旨況君輩其可不顧老爺金石之教耶明村與金昌翕書
金久之性頗温雅死非其罪人多憐之然論其樹立則箝絡
有在頫仰惟人語其才猷則國計民憂一不事事稱其出處
則鬱又皆出貪戀不去舉其言議則傷害異己攘臂稱首總
之八年秉政無一善狀謂非負國可乎懷川之詬之者雖多
鄙悖若暗劣二字無容改評矣夢囈集
先爺若深服而尊仰則何以橫逋醜辱於彼相非一非再耶
先爺初逋伉胄之誣此言趙根傳于閔相々々布於政院泉會中又一時諸人大會於鄭維岳家金益勲来時杰亦參其坐金益勲大責時杰則時杰自開其囊出投懷相書亦有伉胄之説此兩説先爺言于鄭者也再
遺文正之風裹矣之謗彼相往吊時金同知適往山所仲相目病故本家先爺適以嫁氏病劇指揮醫藥乍来病所受吊者只是全壽啟等故即往閔相家大言文正之風裹矣逢人輒説一種人言議份伝將有許𢓜之

勢三年後先翁昆弟將欲退去松楸不勝扶然爲拜鉅八城
而有問藥事先往成泰奉後能家則成泰奉曰其也先弟不
安人言將欲退去不勝扶然且其翁也佀甚重仍坐而倩之
則人不敢言若動則難見其辱吾竊欲陳此意而人輕故浩
且雖尊須盡言言慨正去其言誠是故以此命遠則光翁亦以
爲然終不退去以此鎮定浮議乃得無事哀輩或少或仍未
及思耶

三遭羅相之辱 此則仲哀傳言於吾者也蓋曰大有 不爲既頭故怒而發此無理之言也

四遭腐魚之斥 此則彼相遲卿路登成歡滌愁棲鄉人與教授 世化吳進士澄彬生惡諸人大會時彼相言非 文谷乃是丑丑此則羅德積亦 與其坐視問其語傳於吾者

五遭檜相之請 此則權甚哉 聞於申相家 而傳之 吾者

果若溪服而尊仰則何以有此辱也 明村蒼全 呂協書

朱子之道未必盡是朱子之言未必皆當而隨時軒輊亦
是衰末事宜乃尤翁則專昧此道一意尊信捨命衛護尊閣
其言則如尸祝之奉宗祏見其無禮則如鷹隼之逐鳥雀其
終始力戰羣訟此我砥柱蓋欲回汪瀾而東之以接夫閩中
正源而黑水既西懷襄乎尼山灌注乎西溪則流以派別方

以類聚無怪乎其向背也又不能周旋人情賣文諛墓以致羣憾蝟起奉陽紛然於是王伯並用之說猛起於尼山而行遠順非之詆沓然於西溪信乎同時鬪發果自有日蜿〻百怪物態可見（全昌協與李德壽書）

或者謂君欲去彼相前後誣辱先爺文字既與之結親又為此效忠之舉此則臆逆之言誠可惡也並此亦君之自取奈何（明村與全昌翕書）

先人之於魯西固所尊尚而然其宗仰之勤契好之篤則視尤翁不翅有間矣令若徒（執）先人之一疏以為左契欲任輩專意魯門而背棄尤翁然則凡先人平日章劄文字所眷〻致隆於尤翁者皆將視之如弁髦耶此愚昧之所未曉也且觀所與舍弟書歷舉丁酉年間所聞先人語有若渓不避於尤

翁者此又與先人立朝言論頗不相似審如是則先人固不
免為陰陽離合心事矛盾之人而無以自解於後世之疑矣
任輩於此更有何言只俟朝夕滅死啟質於九泉之下耳 農岩
上明村書
来教歷擧先翁譏詆先人語以明先人實未嘗誠服先翁則
有未然者先翁性素嚴峻雖其平素所親厚苟有不可於意
則類不能容忍而發之言語者多矣好事者輒從以附益以
相嘵〻焉来示數語雖誠有苗脉要皆此類耳又烏足為先
人不誠服之證哉 同上
夫尤翁之任世既久言行滿一國其賢與否不難知也而易
主前則景仰尊慕出入門下語必曰尤齋書必稱先生又從
受累世墓文矣今則憤疾痛惡詆排詬罵暴揚其心術歷數

其罪悪不以毫髪原貸其為前後高下之異雖貫三光而洞
九泉亦不若是之懸矣此果何也若曰尼山事後始深知其
心術云爾則向所謂貪財也漁色也不孝也不忠也既皆據
事而指實又非昔無而今有則雖非尼山事而亦不害為無
状小人矣然數十年中一切置而不問而出入門下惟勤及
其得過於尼山然後乃始斥而絶之如是之甚者何也若以
此數事者猶未若尼山事也則朋友交際前後反覆豈可重
於不孝不忠者耶其亦失乎輕重大小之倫矣若曰前則不
聞而今始備聞也則前之不聞宜非由於不聰今之備聞又
安知其無所自耶且餘事尚可如此說若所謂假冒大義欺
負 聖祖逞執朝權威福一世則又非如微事細行人所難
見者尚可諉於前後之異聞耶此實愚昧之所深惑也抑舅

主之處尤翁惟尼山是視今請以尼山事言之百峰之貳於
尤翁也宗由於墓文夫墓文之託固當於賢者而不於非人
矣百峰之師事尤翁凡幾年矣其言行隱微宜無不知而輒
以墓文爲託則固不以爲非君子矣及文成而猶嫌於借重
玄石必欲其爲定論則固以其言之信来世尤有重於玄石
也此於尤翁何如哉至其所望不副而釁隙大生然後本源
心術之定論出而尤翁遂爲無狀人向使墓文一如其所望
則尤翁之爲賢人君子固將自如而百峰之服勤盡誠舅主
之尊敬致禮亦當一如前日而不替矣夫尤翁之爲君子爲
小人宜自有大體之不可易者使其本源心術誠小人也則
其爲墓文雖善而亦何能遽變爲君子佛氏之教人雖有彌
天罪過只一念阿彌陀佛便能滅除悪業免墮地獄嘗笑其

言以爲無理令此無乃類之乎惜乎左翁身負許多罪過而不能以三寸管當南無一聲以求起度於尼山而自墮阿鼻獄中飽受此刀山劍樹之苦也已 同上

姪於兩家之爭議不無彼此左右然自省平日與人言語其及此者甚少雖及之而亦止略見大意耳何曾費得絲毫氣力獨見舅主自數十年專以此作家計造次逢人語輒及之盛氣張皇吃吃不已蓋其肚裏之所横着口中之所咀嚼無一日而非懷川是以雖閒居靜養而氣象意思類不免勞攘漱發墳典之味不及於閒章疏義理之講當必於談時事則要皆一左翁爲之祟也 同上

向者有人聞二後生之言而傳之者一則曰某丈兄弟論懷川學問之際引聖聰事言香山僧雲覺閣南原僧聖聰學佛

高明妄往訪之則壁上多揭風月心已悔遠涉詣前而問曰大師道學幾至成佛云須聞其道聖聰不答一言只呼童行持來渠文集數十卷裹袱而置前曰吾道盡在是矣雲覺不披袱却坐曰聞師成佛而來今見許多文集製此文時何有寀下工夫耶郎退去聖聰無聊云尤菴之學真賴聖聰平生多製不緊碑誌序記則亦何做實地工夫耶大用慨惜実到今資揚極其濫置程朱之上此丈之言前後相戾如此何可取信乎一則曰嘗問懐川文章則曰頗駁雜問其學問則曰亦如文章問其人物則曰亦如學問今者推尊甚大欲列程朱子之右其言誠不可信云云言語任其私意短長高下果若是不中耶曽與我多論病痛者有之到今言語與前頓異心知其非而口談其是殆近於自欺金哀平日多講大學自

欺章多有論說何徒講說而不行耶明村答金昌協書性聰爲庸覺死懷川爲南人所殺其事相類亦可異也

懷川之出世既久名位高而威勢且長伊時擧朝之人孰不逢彼之辱者我先爺之累次見辱終乃得免而強意坦懷外示禮皃者亦未必不由於其鋒之難與爭故耳玆乃所以累十年同朝既不能捱異而又不失禮皃且於大小文字受恵亦多則雖欲悔之不可得也先爺雅意累見言外余嘗稔聞其敢一毫容意於其閒哉先爺之於魯西則出處不同又無契雅尋常向慕每恨其不得見拜至於院事廿載專心則宣非慕義有素畜所以表其遺烈激聳遐代者耶果若君言知其黨鑴之爲非背朱子之爲罪則有何牽攣而強此事哉哀雖欲創誣辭以攻先賢何不顧憚而反誣先爺之本意耶噫

先爺之累困於彼者到今想來心猶凜凜而惟哀之一意傾向戀戀不能棄者吾未之知也 明村答金昌翕書

答令塲書忠告誠懇豈不感動得人耶以後或當有益也彼之不能遽變遺規勢也奈何彼所答二幅能說出有曲折文皆儘好以如此之才一向陷溺亦可惜也 明齋與羅良佐書

似聞昨膺慝除關係頗重不宜容易處之其將何以爲計蓋想時人之必爲是舉固亦慕高明不出之義矣然其主意宗在於嘗與懷川爲敵一罪一用要爲相軽也大矣又於去歲攄爲黜享伸驪之證者尤可仍此而力辨若非今日說得明白痛快以破其欺罔污蔑之端則先誣已謗計卒無以自釋於一世紛紛嘵嘵愈往而愈甚矣 玄石與明齋書

最後所教其無念於鄙事者至勤而得承於鄙疏已呈之後

進切瞿然未知果無倍於高明之見否　聖旨嚴切惶悚何
言聞臺章繼作束裝待命云云（明齋答玄石書）
猥以虛名誤被隆恩首尾二十餘年至於癸亥而極焉甲子
以後自朝廷言之則為退斥而得脫匪分還守私義其在微
臣實得其所不意昨年之春特有收錄之敎至於今日除命
復降驚駭震悼若隕洞谷臣之顓蒙自幼少時誦習李珥成
渾之書以為聖賢相傳之學在此為沒身鑽仰之地矣今乃
被人誣毁見斥文廟腏食之列是洞源絶矣本根拔矣臣之
蹤跡尚可復容於當世耶仍伏念臣之甲子以後事實有二
罪焉蓋臣於宋時烈自少以師事之而不幸情義不得保終
卒乃以書札間事橫生鬧端以致數年之紛紜臣之妄言速
戾辱及其親者有不假言而　聖明每以朝論之携貳潰裂

為憂歎畢竟於兩臣默享之　批亦及此事若以歸罪於兩臣嗚呼兩臣何預焉然若無微臣之妄言安有數年之紛紜若無數年之紛紜安有　聖批之如此終至上玷於　聖教而追累於前賢職臣之由此其臣罪一也尹鑴亦先臣之所嘗善也自其禮訟之初先臣已斥其失身告戒不從終至相絶至其末稍無狀則尤無足更論者而向來一番疏章每以賤臣為扶護鑴其所抑勤而為說者無所不有而乃者這臣之伸鑴也遂擧臣以證之雖前以為罪後以為援而其非臣之情實則一也先臣既已斥絶其人則謂之扶護者謬也臣又未嘗言其冤死則謂之稱冤者妄也臣前則杜門屛息以竢罪後又不敢越分陳章以自明訖不能一暴其本心因仍泯默未克為保任匪人之歸此其臣罪二也云 明齋庚午辭大臣疏

曾西先生果有黨錮之宗則錮之當國亦久豈無顧籍尹門之事乎況復庚午年明齋疏後夏濟對擧之疏辱先生父子同有紀極其爲彼此宗跡如是明白而猶曰黨助云云（明村與金昌翕書）

盧尹兩疏有不忍見然皆是向日懷中之説也今日豈可與彼有爭是非較曲直之義哉（明齋與羅良佐書）

尹夏濟疏何如向日之韓疏盧思齊疏何如向日之鄭津不辨於向日而欲辨於今日未知其義也（同上）

青野漫輯卷之十一上

自我　肅廟甲戌　坤殿復位至　景廟初

甲戌下教曰追惟己巳之事不覺忸怩于中也莫察惘愊誤疑良佐予嘗平心徐究怳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輾轉積有年矣今玆渙發綸音重正　壼位寔出於天理之公而賴宗社之默佑也 肅廟傳諭

又教曰邦運回泰　中壼復位則民無二主古今通誼其收張氏王后印綬又教曰自今著為邦家制勿以嬪御登后妃 同上

又命己巳死諫者吳斗寅朴泰輔等贈官旌閭誅竄其時樂禍而干名義者 同上

時事飜新固是慮表而　壼位重正前古所無日月之更平

上歡伾而獨衰吾士元之不可復生也 明齋集

壼位既復將論己巳諸臣從患之罪時當與情憤鬱之久爭欲置之極典公獨曰律以誅心則固死有餘罪然順旨與請廢差殊今若置此等於死則何以加法於請廢者乎於是啓竄其尤重者十餘人 李判書奎齡墓誌

向時進用之人率多懷私背公迷君病國之徒苟其擅執權柄恣行匈臆者則固已辟罪而竄殛之其餘罪名不彰著者雖有不能自拔於顚破之失亦宜略其小過俱收並用以示聖朝蕩蕩之意也李萬元雖不無罪過大處之樹立既正則宥過疏釋實合事宜而李鳳徵於向時亦陳一疏請矜恤貴主及 先后家其時朝臣率多勸 殿下以疎斥骨肉戕殺臣僚鳳徵之言獨能如此正 殿下伊日之藥石只此一

着有足多者雖因薳臣之陳達有門黙放釋之命亦宜恕其他過郎許收叙調用以示褒嘉之意也 西坡集疏

郎今在謫者近百人爲今之道必須稍加疏釋漸次量宜收用不至爲太偏然後可有辭於後世在吾黨則不問事理可否罪名輕重而一併白脫在一邊則一向峻攻全無容恕之道此豈大公底道理 西坡集書

爲今之計者當以死生禍福倚閣一邊目中惟見得一箇道理直截分明捨命做去無毫髮顧瞻計較之私叅錯於其間然後國事可做人心可服矣今則不然所謂一隊士類者大抵皆出於風霜霆霹之餘摧剝銷鑠魄奪心死無復有正直剛銳之氣而又重以日後反覆之慮故論議之間專~~無~~務婾婀以保養奸凶爲能事以愛惜身家爲長策而臺閣之上婾

靡尤甚凡係討罪懲惡之舉皆欲委之於
君上而不肯以身擔當從而爲之說曰治之以不治將以愧其心也其或迫於公議而論逐一二人則亦必委曲回互苟且滅裂殆不成罪名而猶懼讐怨之歸已也則輒敢公誦於人曰此人吾親也竄逐可惜又曰此事吾不欲而僚議強之也欲以是自媚於凶徒而覬免於異日之秋其俯仰前却畏怯縮恧之態令人羞愧令人憤懣亦令人哀痛然以昌協之有至怨深讐於彼而其說如此則雖以執事之明亦或意其出於一已之私而未甚見察也雖然先人之禍亦豈獨一家之事哉自古奸凶之戕害忠賢椓傷國脉如已卯之哀貞乙巳之芑磁百怜輩雖千百載之下人皆扼腕痛心思欲寢皮而食肉痛恨於當時之失刑此宲天下萬世之公議而非止一家之私怨也

令此先人之禍不識論者以為與己卯乙巳何如而若以為
有所差殊不可比同則固無可言者不然則今日之凶徒豈
非昔日之袞貞芑磁百齡輩而在前代則恨其失刑在今日
則不欲深治此果可謂得夫好惡之正而合於天下萬世之
公議乎昌協於此實有不忍深言亦有不敢極論者而所欲
聞者惟明公一言之重耳明公若以先人之禍為有以自取
而不可與己卯乙巳比則昌協當屏伏窮山緘口結舌隱忍
泯默以沒其身而不復有望於當世矣 農岩與藥泉書
金昌協出身於公主文時素慕悅公甲戌初送書請復其父
讐曰願以一言之重明教公不荅而曰設令我請誅其讐豈
可私聽渠而先諾耶無識甚矣 梅隱集藥泉遺事
向來朝臣之一進一退有若夜晝之相反春秋之迭代每使

此一邊人詆彼一邊人之罪是所謂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者也積疑之餘蓄怨之中其處置之不得其中固其勢然也雖以臣身言之亦未免舉世標榜之中前後之榮辱升沈未嘗不與黨人相背至於己未疏陳鏞堅之罪狀也若非聖明曲加保全必無一縷之餘命其在人情寧有相假借之意耶但以今日時勢與國事揆之曾前屢覆之轍既具之載今不可不痛懲而猛省古人所謂彼以急吾以寬彼以暴吾以仁正是今日之所當法一身私意何敢闖發於其間耶况此黨人類多故家世族之遺裔其自作奸孽陷於重辟者既已伏其罪実若其情犯之差輕者不可不以次開宥才用之可紀者不可不以漸收拾今之詆者或曰治黨人不嚴畏其報復爲他日地噫此等語脉每當一番人進退之時必以爲

杜人口之地彼此一也有何擇焉今日廷臣之所當竭力而致誠者宜在於翊戴 聖主一心奉公掃除偏私之習必期於無他日可也今胡以他日爲必有之事而曰我則不爲地耶其與司馬光所謂必無此事者吁亦異矣 藥泉集

公言李師命李翔之事按獄諸人乘時逞志窮極慘毒到今稱冤復官有以致之也然獄事初無明白辨覈之端而徑先復官安得無是非之議乎 上答曰昨年更張之初被譴諸臣一並復官此無非慘被胥人之毒正至冤極痛之故可以快伸公議而至於李師命李翔之事於予心終有所不快蓋李師命之復官雖非出於罪犯之可伸而第洪致祥之當初復官備忌中非曰無罪蓋念貴主毋我負人之義則師命身負重罪混同復官實無所據李翔之負犯亦非細故而向

時之人乘時逞憾雖不無慘刻之事而不可以容恕故終始
堅執矣頃日儒臣陳達適在憫旱之日故不得不許更爲思
惟罪無可恕而遽變前見不自揔攬之說案中子病此兩人
復官之命並令還收時論快之（朴判書泰尚謚狀）

李師命事當初大臣之陳達非以師命爲無罪名亦非直
請復官也特以向時用法太酷人情矜惻爲言復官之命特
出 聖明紀功念舊之意此固寬大之典而但念師命所坐
非薄物細故之比其誣上陷人等事罪名至重法難容貸若
歸之誣服而快許伸雪則已不然有不可輕議者臣之愚意
則還給其籍沒之家財及別單之賞賜亦已無歉於 聖朝
推恩之道不宜容易牽復以致物情之未快公議之不允（西陂集疏）
師命即大家之後名宰之子族親姻婭之在朝者亦多故慮

妨和協而苟且調停者有之顧瘲牽制而不忍斥言者有之依違和附而不敢觸忤者有之雖其心不一而要之使私意勝而公法屈則均焉 同上

甲戌 中宮復位始金春澤韓重赫等潛聚銀貨詭稱與群士大夫通宮禁謀復廢妃閔黯等詗覺之方鞫治而會上黜黯等召用舊臣或言此輩黯等所欲殺何必爲世亢建德報仇宜不深竟公以謂金清城庚申之事雖曰有功本非所宜私逞一開覆轍相尋不痛防之國必亡上章言 殿下光明快斷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翳而若謂群不逞一分有力於其間其爲 聖德之累何如也請治重恭輩爲 聖上解中外之疑惑爲 坤宮明復位之正大爲士大夫洗千古之羞辱是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猶不正法公又疏

言蓋自甲寅以来朝廷之變易者屢矣其禍亂之搆則皆知其根柢於黨論而其翻覆之機則或言其夤緣於逕路是以其以憸小害善良者固不足道雖在法當誅者罪人之心未嘗自服與人之誦亦多寃訟以此鈇鉞亟行於公卿而紀綱愈不立處分每新於朝廷而人心愈益疑黜陟靡常禍福無門賤人指高位有如逆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殆若湘潭之卧龍世變風習於韓重赫事可以見之矣重赫乃乳臭一任童亦敢生意於私聚銀貨自以爲操縱國命以此朝家雖有千古之盛舉噂沓之言先已流布於遠外臣誠私心痛之及至按獄之後訊問罪人鉤校文案始得重赫等情狀其所以爲 坤宮復位之計者乃在於投銀叅希載之家而所聚之貨則盡歸於娼女酒肉鞍馬衣裘之費其爲人之虛妄作事

之爭悖至於如此本非有意於大義行貨於他逞昭昭可證
也有司例問淹延時月令之議者或曰重恭之心在於為
坤宮復位乃是大義所在其他過惡不可深罪云噫若以重
赫為義舉則是真以為有功於復位然則復位誠盛舉其置
殿下於何地乎而況萬萬無此理者乎訊者且曰重赫乃顯
為
之所欲殺令不可。顯快意云顯之所坐在於憑依此事欲魚
肉搢紳重赫之罪在於疑亂人心辱及 聖躬情雖不同法
當無別何可低仰於彼此出入於左右也重恭竟栲死(藥泉墓誌)
昔在甲寅 殿下初即位而富於春秋楨柟出入宮禁威行
掖庭而交結外朝為羽翼羣下莫不為之寒心故清城府院
君金錫冑以肺腑之親居中兵之地始有調詧之事庚申逆
節因此發覺然此乃迫不得已之事一番人之後不可踵而

行之者而庚申以後亦不無此事雖鉤得一二凶徒隱伏之狀其疑亂人心戕傷世道可勝言哉然則其心雖曰須忠於國其事固宜見斥於公議及至己巳變夏之後其時當國者以調停為前人之極罪加之以深刑酷律不可勝記而及今閔黯又誘賁咸以完上變張大蔓延將舉一世一半人盡驅入於罟擭之中幸賴天日之明不得售其魚肉搢紳之計而自陷於大戮然此蹊逕一開之後覆轍相尋仍成風習若不痛絕此風一變前習則國必莫之救以滅其在今日為第一件大事惟在於此逕之一掃而去之去之之道不但在於嚴治咸以完而已至於康晩泰崔格李時檜韓重爀四人之罪亦宜明白區處使一國之人曉然皆知其情犯輕重然後方可以快衆心而服群情実何以言之當初以完所告中諸囚取

服者乃是脫泰格時檜三人而皆以圖復 坤位爲結案此
何等事而渠輩敢畐耶其圖之云者將欲畐之於何所耶以
么麼無賴之賤士乃敢生心於此事毋論所執之如何其罪
可得而容貸耶人心世道至於如此國勢安得以不卑羣情
安得以不至波蕩乎雖然此則渠輩猶自依託於大義至於
脫泰等結案中所謂任臺韓構議迎海上真人之說非問目
中所問而渠自置對若以其事爲宲則并與任韓而論以大
逆若以其事爲虛則誣人以大逆之罪亦不可免此而置之
則國何以爲國人何以爲人耶獄官雖有前後之變易朝廷
則自是一朝廷罪犯如此而止於流竄國人之疑惑豈不滋
甚乎且念 殿下今日舉措乃是千古之所無群下億兆所
以歡欣踊躍者非但以 中殿之復位爲慶幸尤以 殿下

所作爲光明快斷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翳爲大慶若果如
晛泰諸人之言則是中壼之復不能無一分得助於泰晛等
也其爲　聖德之着累何可勝言哉顯之欲殺晛泰等者以
其復　坤位之有害於渠等也今之欲殺晛泰等者以　坤
位之復爲渠等之所圖云者辱及於國家誣歸於上躬故也
前後罪名雖若相似而用法之意則宲如天壤之判何得襲
前人所爲爲疑哉藥泉袖劄
甲戌七月公之入城也朴左相世采出迎東門外公出示袖
劄曰今承特恩不得不入而必誅韓重爀等然後國體可振
故具劄欲袖進於　榻前台旣同列故不可不先示朴相大
驚變色曰如此則將置春澤於何地公曰春澤之罪與重爀
一而二而重爀則旣有手筆之見露於鞫廳春澤則姑未有

發於文書者故雖不得並請正罪而何可顧藉於春澤反不得顯戮於重赫乎朴相憮然而退（藥泉遺事）八龍矯矯充衍堂宇而大抵皆尚氣恃才脫略繩墨不甚類法家子弟況春澤是千人所指設令渠真有通天之學貫古之識其所處則下流也衆惡皆歸雖郡車而載阿膠以求其澄清不可得矣今不自量其如此而輒欲攘臂干預於扶倫紀明是非之際不知雖堂堂正論一經其口便不光鮮何其愚且妄也今之士大夫雖甚無腆人情固莫不自愛濁流在前皆憚濡足又孰肯與積謗多釁一春澤閑通謀詐上下論議以自汚身名除非妄男子無恥無行者乃爲此耳（農巖集）

乙亥冬以再三陳白命韓重赫正刑臺諫以嚴刑得情取服後處斬爲啓以此不得行刑時議欲護其死外託此論而內

實謀稍延一日之命公曰凡罪人之必待承服者爲難明也
令重茶既以渠手筆所犯明白特口不服耳何必待渠之服
而不能正刑乎大司諫俞得一來謁公〻曰今意請待承服
者欲其生耶死耶心中果有欲殺之心否乎得一微笑曰大
監之忖度小人亦深矣華泉遺事
上變者金寅稱以譏察西人賺得米布銀錢於訓局久之
訓局知其無實欲捕寅也則乃爲此上變之擧以此事端之
著見皆譏察事而逆謀則終無明白可證金寅不可無罪而
得進三札則乃宗事或可以此有可議之事其時則獄事猶
未結末嚴治告者之意有不敢盡達到今諸囚並議處則逆
獄已歸虛矣誣人以逆者以些少書札議減其罪在法不然
且今日之事兩邊皆爲譏詧兩邊皆爲告變其處置之道不

可有輕重之偏黨以完等既以魚肉西人搢紳之故將伏極律則寅之欲魚肉南人搢紳之罪決不可偏有所貸此爲今日斷獄之定案若以書札減罪則以完所告中諸人搜進書札又不啻倍蓰矣在此以此減罪在彼無所容貸則其何以服人心而示後世乎藥泉與尹相趾完書

張希載 春宮所生母弟也 中宮之廢私第希載以書通張氏語涉 中宮至是希載就鞫 上以書語大臣罪當誅時 春宮才七齡公以謂希載誅則事連張氏張氏危則恐 春宮不安於是請屈法傅生議言於 上曰聖心既悟名分已定從前百事今可無論今因希載轉輾不安則日後宮闈之間亦安保其雍和也 上納公言而群議譁然攻之

藥泉墓誌

張希載自禁府推問時有嚴刑得情之命而臣適於其時以鞫廳事入侍故以加血肉之刑未安之意仰達矣厥後又有酌處收議臣又不敢以 聖教為不然矣今則希載移於鞫廳臣自為按問而累次嚴問終不吐款以獄體言之請刑之外無他可言然希載謗書非自達於 殿下者必有所由上達之處今以此罪刑訊希載則其勢安得不連及於禧嬪耶禧嬪今日之心以恒人之情推之其惶恐畏懼之心為如何而同氣之人受刑於牢獄其事且連於自己則憂怖之心想必無涯矣盡霧露之慮亦安知其必無禧嬪若是其不安則其於王世子亦宜乎安耶己巳以後尊卑易位人情久鬱矣及至今日 聖上覺悟名分已定從前百事今可勿論故於希載不得以盡法仰請物情大以為拂盡皆曰希載所坐是

何等極罪而乃可以 世子至親有所容貸耶此言誠是矣守法之論臣何敢不服而為國家深慮過思不得不出於此矣臣且見希載於章道所通小札則章道雖不服而希載則即為吐款並與其所答之言而一一直告獨於流入諺札事以自 上親覽不可隱諱之意累次嚴問而欲言不言終不明白吐實此雖因章道父子哀乞教誘之致亦似出於慮其就服之後有所延及故也 上曰予之酌處之意亦在於大臣所言之內矣蘗泉達奏殿下臨御十四五年未有繼嗣群心之憂悶如何可極而世子當其時誕生若有不欲為 殿下臣子者則不可知不然則孰無欣聳仰戴之意而元子定號之時事太急遽故諸臣或有持難者若其本意則斷斷無他而已已一番人為談

說者乃以　世子爲渠等所獨屬心而他人則有不然者故同測之禍至於已巳五月而極矣今若事或有礙於　世子有所不安而不能預慮以致他日果有難言之事則無乃與已巳一番人所言爲彷彿之歸耶此又今日臣子所當不顧死生禍福而竭誠致力之地也　上曰大臣所言亦是予意予豈不知其所達之意乎希載依前酌處判付處之可也上同

倘忘記噫政在草野本非國家之美事也矧今中壼復位姦黨逆窩國是既定懲討已嚴則又非一儒生之續續陳疏妄有所干預者也大凡天下之事一主於快活而鮮有得其中者喉司之陳啓詞臣之撰述斷無他意予所洞燭而乃以臣子不忍聞之說抑勒句斷至於正淑等之處罪元非干涉壼位者則未知所謂鉤覈者何事也至若離間嗇廢等說則隱

然語逼寡躬實無顏面以臨於民上也噫當已已出就私第之後黷之矯誣王言造言流入之罪希載聽受傳說之狀固已昭著難掩而若其離間於君父之前畜廢於未序之前則不但無一毫近似者後漢光武皇明宣宗之世未聞有此等說話顧予涼德縱不敢擬議於二君而試以更張之初布告中外之脩忘肆意觀之足可知寡昧之本心而尚絅之獨不信君父之明教而必欲臆逞情外擬之於不當擬之地肆氣之間全不稱停已極駭然所以罪狀大臣者無所不至噫希載之罪不是暗昧則寧有容貸之心耶此斷斷非曲爲希載地也抑有說焉若使希載伏法事端轉輾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界大小臣子惶恐罔措已不可言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噫國母之受誣誠不可不辨而世子一國之

本父子五倫之首尚絅亦一臣子而於此莫重之二大義略不動念惟汲汲論議者抑獨何哉（朴尚絅疏後）頃日罪尚絅之批業已明辨快斥則苟有忠君愛國之心惟當上體予意下念時事扶持保合之不暇而敢著無狀底入改頭換面百般搆揑略無顧忌至於侵斥臺閣專在於中傷大臣其所設計尤爲惏毒致令相臣屢遭狼貝諸臣皆懷不安似此舉措寔未前聞如使主威有所鎭服則何敢措㗨無識之鄉伎再三嘗試必欲角勝若是其無嚴哉然則今日敢著之疏不但在於驅逐大臣寔是慢侮君父也噫爲人上者受侮至此而既不能快施肆市之典反令股肱之臣相繼奔迸只足以中其計古今天下安有如許國體乎予恐若此不已亂亡無日也卿之心事之斷斷無他不惟予所洞察亦可

質於神明則意外橫逆何足介懷抑鬱思想日深一日御或莫之攺畜予當决意親逆不容但已也（姜敏著疏後別論南相傳旨）彼一介窮措大雖直請流放竄殛夫孰能禁之獨奈何橫加臆逆指說疑似一則曰此豈一鄉儒所爲二則曰此豈一鄉儒所爲彼觀其意殆若有一種陰邪之徒竊伏旁伺欲逞其志尋得一無賴鄉儒從憑指嗾而爲此者然未知此果何所指耶豈指所謂少論者而言耶指老論者而言耶抑非少非老而別自有所指耶以爲指少論也則少論之不爲此三尺童子皆信之以爲別有所指也則非少非老之間未知更有何人而其言又汗漫而不別白似非指一二人者然則得無歸於老論者耶前者金時傑之疏 聖上已以傾軋斥之又以浸把捉之說眩亂於其間 聖心何能不疑惑耶向所謂

毆一半士類而歸之於陰邪不逞之科者其不以此乎然此
謂在今日尚所彼彼之空言者耳使他日時移事變而黷賊餘
黨執此為契券以藉口而逞憾則其禍豈獨止於敵著輩而
已即今之攻斥敵著者既已自占便地其勢有必安而無危
有必利而無害如此亦已足矣何必更驅他人納之於罟擭
陷穽之中然後為快也且諸公何不以攻斥疏儒之風稜氣
力移之於明大義討亂賊而獨於一介窮措大古人所謂恠
鬼輩者輒羣起仇視攘臂切齒若鷹鸇之逐鳥雀者何也其
亦可笑也已 農岩與俞寧叔書
即今儒疏所執而司所爭關係至大義理甚正小生雖極無
狀亦豈全昧此義而其所苦心憂畏者亦非小事至今猶未
知必無此理今雖欲變其前見請從公論何可得乎令人皆

責小生以憂其不當憂然頃日備忘記有曰若使希載伏法
事端轉輾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界大小臣子惶恐罔
措已不可言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云云再昨三司
請對時 上教以為天下之事變無窮前頭若有無限難處
之端則善處為難不若慎之於始決不可從云云以前後
聖教觀之則宮中事勢似實有不得不然者不承此此教之
前小生既言不可刑而既承此 教之後反從請刑之論不
亦重難乎 藥泉與朴相世采書
朴左相世采再三請變見於希載事公曰謬見既如此只當
為一世罪人而已 藥泉遺事
甲戌初無論老少皆曰希載可殺其依違兩間者則以為非
在目前不可過慮將来若老黨則全欲倚春澤專權誣誘一

世欲以金鎮龜為大将而公終不回公以為吾言不中則宗社大福也吾受誤料事之罪有不暇言不幸而或中則吾雖萬被誅戮當含笑入地云同上

李會命得一輩每来謂曰貸死希載似太早若事及禧嬪則小人等亦可以死争之大監何為過慮耶公答曰若使希載犯死罪於他事則漢文亦殺薄昭希載比薄昭尤輕吾何以半辭救之哉今則希載罪目與禧嬪一而二二而一今不救希載正刑則必有次第事其何說之可救且台輩全昧事勢次第姑為說於我耶心内知其必不然而外為是言耶於已刑後臚列罪状之文将謂不至死境耶抑将不然耶臚列罪状無餘地而後台輩亦将以死争之耶會等亦無以為答徹笑而及辛巳事會與崔領相錫鼎約以同力力争以此為進

退及崔相上三劄終被罪謫而會則喑默保位同上
南相之力守已見乃峻攻者成之也攻之者不可以事理得
失爲言而志斥其心事爭爲情外之言豈足以動南相一髮
我然南相此擧雖自以爲深遠慮而實爲三思之惑也朴伯香遺事
希載之貸死出於經法之外雖素慕公者莫不疑焉蒙衆口
姍毀卒以顚沛而不悔豈無以而然哉懍獨立之忠而爲宗
社深憂過計耳及有丁酉七月事而人始思公爲不可及藥泉
遺誌

甲戌事擧世譁然攻之當時知之者惟朴西溪及尹相趾完
柳相尙運吳判書道一而已藥泉遺事

閔黯則自禁府旣以判付取供不服矣若欲取服則亦當
加以刑訊毋論國朝遠事近若許積爲堅之父吳始壽假託

異國之言誣及先王者猶不加刑訊則令黷之所坐未必有
加於二人而況其事之明白出於 聖明親見其札則亦不
待衆證而可定者乎 華泉集
辛巳獄追論閔黷孥戮之典罪人雖逆誅非承款則其妻子
法不隨坐右相申琓判義禁李畬引常法爲言 上納左相
李世白訟竟誅黷子至是公於筵對論其非法 上不納世
綏秉機詆䧟目爲護逆公又出江郊連章乞免 明谷行狀
睦來善之所爭在於不恭順與不恭不敬兩句語之間兩
句文勢語意不無些少緊歇実雖然初若直以不恭順爲案
則其罪亦難容貸而第申厚載中變其說且有文跡之證爲
來善執言之地到今若以不恭不敬斷案則罪人猶不至無
辭若以不恭順斷罪則自緊至歇亦似有差減之道 聖上

矜其耄耋之年念其驅使之久推以天地之大德恐或一道

藥泉收議

盧以益則以當初臺論誣辱 先朝為言故禁府亦以此發問目而渠之置對則云意在伸雪 先朝非為誣陷以此不為取服鄙意盧疏請考史冊者本非知其事之必無而故為流言以誣蔑 先王之意也然則以此斷罪終不的當其以請考秘史以為魚肉士林之計者其罪極重魚肉士林猶是一時之禍請考秘史乃是永廢千古之直筆柳子光身後猶被剖斬之戮以此聲罪殺之極當而但律無漏史考史之條律無正文則比律本不得殺人將何以處之耶柳子光之外中朝事跡及我國故實或有以史說傳說論罪之證耶傳說史冊之言根在義濟請考之人乃以益也夏濟則間於其

間亦何以處律則爲的當耶（藥泉與左相朴玄石書）

自公之官顯朝廷之變損如奕碁然柄國者乗人主喜怒淫刑以逞快其私怨而國受其敗公獨深憂之輒以彼以暴吾以仁之義諷告于上下身被人訾笑以此屠揃之禍爲之少息（藥泉墓誌）

南九萬字雲路號藥泉宜寧人生於己巳少家結城年十餘來京師諸名士咸服公文識辞聞日廣辛卯司馬丙申文科清州北路皆有異績並立生祠甲子拜相方戊辰之行遣上怒公甚而語道臣曰九萬剛明正直不撓屈予故任以輔相乙亥鄉生之詆公教曰領相之公忠清直罕有其比一生以洗滌朋比抗回國家爲己任其懇〻懇〻於道席實無愧古人及還鄉賜御詩曰體國誠深惟奉法憂時力悴自忘身

識者謂知臣莫如君也其遭誣毀引退 上之敦召春待禮絶古今屢命六卿偕來降手札分御膳或以親速爲教至親握手勸留而於所未當進則不輒起自戊寅乞致仕不許丁亥 上思公特召曰欲有面諭公既至申乞益懇 上恐其去國留之曰卿聽我留予當許卿於是許公致仕宣醞加賜食物公少留江郊而歸朝廷有大事大議及隣國情變 上輒咨焉須公一言以決辛卯卒年八十三（華泉墓誌）

庚戌牧清州歲侵餓殍相枕公晝夜殫誠設粥十餘所躬自輪監遠近流丐亦皆救哺民皆以大夫人享壽無疆刊木而頌祝（華泉遺事）

辛亥拜咸鏡監司春秋巡數千里僻遠山堡無不徧歷畵列道內山川地勢以進請置茂山府開吉州甲山間新路設鎮

厚州通廢四郡 上展示諸宰曰爲國殚誠如此上同
公掌試於癸亥增廣金昌協對讀至李瑄儷文甚生疎朱筆
亂打殆無完處及書等第使書以三中昌協深以爲諉再三
持難公曰觀其文必多讀書能文者而偶於儷文生疎當優
長於對策而終場之必能赴試未可知姑置高等宜实昌協
不得已書以三中而猶未信及終場果以策高中而佳作也
昌協歸語人曰文鑑如某台者爲試官而後士子可赴舉云
上同

丙子有盜于張氏先墓 上親鞫而不得其緖其後張家
奴輩同被告設鞫衆疑其自盜而嫁禍於西人藥泉亦疑其
然而難處於張嬪請毋竟言者又群起持公已而盜者乃罪
誅家子李義徵子弘渤捕誅藥泉以誤事引罪南柳兩相墓誌合書

張希載謗簡事發余受委於鞫廳入對曰此事連及內間
有難勘罪希載而止自 上宜有思量之道 上納余言既
退公適訪余〻告之故公曰相君之意我知之実然他人則
必無為相君為者実俄而仗疏攻余故出城待罪公以吏判
承 上命来諭且勸余還入結而攻余者益深故又迸還鄉
廬時公入直藥房卿宰有来問余事於公者公曰吾有所懷
具疏在此出示其草略曰臣初於首揆之問希載事不以其
所執為不是又勧其復入而獨殊於廷退之際義之所不敢
出故於其去已及同退之意臣若貪戀遅回則何顏更對於
他日乎卿宰默然而去其後余曰 上敦召匪久還朝公疏
不果上丙
丙子五月春宮私親張氏延曙墓有巫蠱事余與公及申右

相翼相同按張奴業同頻有蹤跡而不肯盡吐當加刑訊余意以爲自古巫蠱獄必欲窮治其禍必至難言且此非禁中埋凶者比梁武帝時昭明太子之母丁嬪墓有埋蠟鵝將窮其事尚書僕射徐勉固諫而止其意非不忠而然也欲以此意陳于 上前與左右相同請入對余先有所開說公亦繼陳不可窮治之意右相亦無異辭 上曰今聞卿等之言正合予意仍命羅鞫遠配張奴於是羣訟譁然攻之余與公及右相並出城外待罪

及辛巳八月余與公同坐闕門外哭班也有周走而呼於班者曰容貸希之人不可在前行公聞之歸語家人曰今茲班行之呼極危怕駭機不日當發領府事將不免吾於甲戌具疏擬上而未果者其時領府事雖被人言 上眷方隆請與同

罪反爲與有榮寵之歸故也今則事勢迥異同其事不同其
罪吾實俱焉遂上章略曰近有論甲戌丙子刑政之失者臣
以丙子按獄之臣已無倖逭之理至於甲戌事猶有未暴希
載酌處之初其時領議政南九萬語臣以稟裁之意臣以經
權爲對其後左議政朴世采之進劄示臣草本臣又主深思
遠慮之説其言入於劄論至達 黈纊令言者乃以不忠不
義爲九萬斷案且以所謂深長慮三字爲恐動 君父之詐
以此爲罪臣實爲首何敢厭然自揜乎
俄而兩司合啓以希載事罪余以業同事罪公而曰釀成蠱
變且以公哭班後上章有顯有要覬之意余之以希載受罪
固所當然至若業同按獄余時爲領相入對爲首請奏事爲
先發此豈可獨舉以爲公罪者乎且其時 坤位初虛樂禍

者謂公希冀陳疏將欲擬取浚福噫公之具疏已在甲戌及
此上聞非倉卒所發宗夫人之所知自古誣人搆罪變乱黑
白雖曰罔極豈有若此比者乎藥泉所撰柳相尚運墓誌
仁顯王后昇遐因有巫蠱獄命禧嬪張氏自盡時 世子
年十四廷臣舉懷驚憂公與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琓吏判李
畬兵判金構戶判金昌集會闕下聯名陳劄請寢成命承旨
尹趾仁先請還寢有命公卿會議劄不入旋設親鞫公上劄
論之曰昔漢田叔燒梁辭請無以梁事為問以安太后朱子
書之綱目而先儒美之君臣父子並列倫常恩義經權互為
輕重太后世子雖有親屬尊卑之殊人君慈愛之道臣子服
事之義固無異致而宗社大計之所關係又如何重也況今
春宮情境其可比論於太后之不食涕泣而已乎夫梁王一

藩臣也明有死罪而特因太后愛少之情撓法曲貸先儒猶
且許之令禧嬪設有難赦之罪念 春宮誕育之恩爲 春
宮憂傷之慮必賜寬貸不至於究竟暴揚而左右不逞之徒
則依律置辟以申王法如羊勝之爲以安 春宮恐不悖於
今日處變之道也惟我 春宮以稚弱之年乃於倉卒意慮
之外遽遭人倫罔極之變震驚崩迫當復如何若使之摧剝
隕穫使不得自全其情性則非但重傷 殿下止慈之恩其
於宗社何更顧隨事方便著意調護極盡鎭定保安之方此
老臣區區之至懇也 上不納公又具劄袖進有曰 殿下
之有 春宮將以托 宗社之重也今以惡逆不道勘之於
其母行慘切之誅而謂 春宮保可安善乎若於驚痛震薄
之中致有大段疾患則 宗社之憂爲如何哉至被嚴責不得

叅鞠陳劄請罪復申前說令玆獄事關係至重在國家則爲王法無將之罪在 春宮則爲人倫同極之變左思右想宲甚難處故叅量理勢折衷經權寔以爲與其伸法屈恩致臣子討復之義無寧屈法伸恩盡 春宮保安之道何者誅國之義 宗社爲重而禧嬪無他然後 春宮乃安 春宮安然後宗社安故也又曰訊治逆獄不必親鞫而以堂堂千乘之尊日取妖巫賤婢親自詰問亦豈人君之體乎 上震怒呵責甚嚴命中道付處明谷行狀

初辛巳之獄死囚尹順命希載外弟也臨當結案取招大言曰実身之前後納供皆聽金春澤所慫慂春澤教我如是納供可無死而有利今反殺我耶吏卒皆聞之按事者不錄其辭又有流言曰順命供辭有云希載在謫投謗書數其妻之

惡曰此女締結西人欲殺我而謀害 東宮按獄者惡其言不錄于文案人多傳說至是丙戌林溥等上疏謂謀害 東宮之言也掩匿而不錄蓋意在禍老論也自政院之啓始命溥定配老黨皆曰設鞫究問洞覈其虛罔然後吾輩可以容跡於朝端兇禍於他日至云云論若不鞫問是毆老論於危禍也群情如沸於是持平鄭栻啓請鞫問明覈 上可之公心知其不可成獄而不能無動於老黨危禍之言承命按問歷究言根死亡多辭絕無可問春澤遙遙之言沒之獄案既播入耳目謀害之云衆亦疑其果有而不錄方溥疏初發辛巳按獄諸臣各自疏辨李光迪則曰順命初無危辭金昌集則曰順命引希載書而其辭則不曰謀害 東宮而曰欲殺我則於世子亦宣好耶及按問辛巳問事郎則呂必重姜履相

之供皆與昌集略同而其辭錯出人益疑之公以為毋論當
初亟言之有無以此罪辛巳諸臣是陷人也而謀害二字則
諸人疏供皆曰無之當以此為斷於是罪姜呂以傳言非宗
配極邊罪溥以禍心嚴刑配絕島又於疏論譏奏務稱老論
之意猶以不盡如望不快於公同上
東西之分已過百年此固難醫之痼疾而至於老少則同室
之鬪轉輾乘激式至于今日耳老黨之人凡於論議舉措一
切以偏黨從事於所謂不爭不黨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之義
不翅弁髦之矣此正有識之所以深非力斥而國家之與受
其敗世道之益無可為亦職由此耳今老黨黜退少黨進用
為少黨者能以不爭不黨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為心凡於論
議舉措一切以公正允當從事且將物我彼此之界好惡愛

憎之心與夫平昔忿猜怨憾之端擔閣一邊只就每一事上
先究義理之極折其是非之衷又必參之以時義事勢毋狃
於積習毋牽於私朋獨觀昭曠之原執中緣督而行之務反
於前車之覆轍然後始可以當經訓君子之目而合於古所
謂彼以暴吾以仁彼以譎吾以忠之義矣苟不能是限之以
物我彼此之界行之以好惡愛憎之心而平昔忿猜怨憾之
端又闖然挾雜於處事持論之間則其於君子小人之目吾
不知果奚處焉而又將與平素深非力斥之人同歸於一致
卒無毫毛長短敗國家壞世道之罪亦曰惟均正所謂以暴
易暴以燕伐燕如是而自居於君子指人為小人其孰信之
此其宜寬平一也老少之分始於庚申後治黨人緩急之爭
其時被罪者之源頭非有可惜特以濫觴過分則非王政之

公故數三君子顯言力爭羅謗毀遭譴黜而不顧四方之公議翕然是之即少輩之根本規模不在於偏激峻急而在於平正寬恕然也向於一邊人則持平務恕惟恐其攻伐之或過今於老黨則不少平恕而惟以攻伐為心則豈不為前後矛盾首尾舛逆之歸而重失自家之本來面目耶況一邊人之不韙有甚於老黨而特與少黨仇怨不至太深耳仇怨不深則雖如一邊人之不韙猶加寬恕仇怨既深則本是同根而相煎太急此果為公論耶否耶故吾輩之治老黨亦必以平恕為心彼雖有罪過其於勘定之際秉至公而行大中持大體而略苛細俾無一毫過分之歸然後始不失吾輩之本色而得免於矛盾舛逆之歸此其宜寬平二也斯二者以道理為言而抑有一焉凡黨比相攻勢同戰陳其名之曲直而

得失係焉所挾之長短而勝敗形焉孤偃所謂師直爲壯𥬔
相所謂兵義則勝兵法所謂以長擊短勿以短擊長者皆謂
是也嘗謂老黨之長在於偏跂少黨之長在於寬平老黨之
人世執國命黨親盤據植根固流波漫其安身立命本不在
於仁義誠實以挾籍爲至計以驅唱爲能事至或假借名義
以爲重或指陳闕失以爲名雖其機関運用不越守排軋異
已畜濟已私而推鋒貫勇人未易犯此正爲三王之罪人而
以爭鬪則莫強之兵也故其言論常主於跂急雖以是至於
敗衂而不自恤焉吾黨之人羈旅之人也内外無所挾籍權
力氣勢萬不及老黨而徒以區區公論之空名得與老黨相
抗其長專在於平正寬恕耳今捨寬平而行跂急正所謂以
短擊長譬如與人戰而失其長技吾見其終於大敗也目下

雖獲一時之小利事變相尋於無窮而朝局之改換無常時移事往之後以公眼而追觀則爵祿榮寵之不能長保彼此同之而乃與本色寬平之寸長而并失之矣可不惜哉此其宜寬平三也姑以目前發端之事言之獄事未及究竟玄言四字方在有無疑似之境而若曰此事深治老黨則吾黨不免爲小人之歸此事源頭初非有實事有若上變之爲也不過罪人招辭中引告希載書而希載所云亦非指名據宗上變之比不過以設辭謂將有如此之患云爾設令果不載錄胡大罪也以源頭則不過如此而以今日道理言之尤有不可深治者何也初則出於順命所司希載書中假設之辭也終則發於林溥玄陰無狀之疏也夫藉於希載書中假說之辭林溥玄陰之疏托重於有無疑似之獄而欲深治素相嫌

慫者之罪此豈士君子所可爲者耶此而深治則必受陷人之惡名無以有辭於後矣（昆侖與尹大諫趾仁書）

左相金昌集又以逮獄詆公至謂強成玄言之案公連章陳辨有曰臣之遣奏云若有謀害之言豈有不書之理至於不好等語設有當錄而不書此出於偶然不察非有他意又云以柳之發來傳外言之後更聞順命事觀之其心之非出於掩匿斷然可見據此兩條臣之本心可見矣昌集又引左史李澤誤錄之遣說抑勒爲說公又據右史及堂后所錄以辨之悉論按獄本末 上答曰左相前後疏專出疑怒擧一遷之人而盡疑之不但搆陷按獄諸臣而已網打善類之計固已萌於心形諸章牘不覺心寒也左相之疏出而始覺李德英之疏用意不正（明谷行狀）

坤儀旣復之後國無二辭咸仰不吝之聖而乃有一春澤敢自以爲功公肆玷汚於日月之更　聖明雖貸蟻螻之命而國言皆曰可殺爲春澤者曾不少懲益肆諐恣希載之妻爵忝命婦年及老醜則春澤必與之奸淫而往來綢繆者爲其色妖艶而然耶抑果有他意耶閭巷之說臣姑未之信實及當順命等究治之際不啻狼藉於諸人之招其淫縱無憚之狀難掩於十目之視而其倘東彦不敢專諱至於論配則殿下亦豈嘗不獨聞耶希載妻諺書所供雖未知何等臣子所不敢聞者而亂臣賊子窮凶不道意向不測路人所知則其時在廷諸臣無一人論及於流言斯得大刑者　殿下之國果可謂有忠臣乎自此以後假名義之說以爲諸宰之罪者踵起而爭功其亦有一分顧籍之意於春宮者乎張氏賜

盡諸張結族則宜無更問而猶曰名義〻〻云爾者是其心
将欲置限於何地耶前冬自上有傳位之命擧國臣民莫知
聖意之所在者誠以　殿下春秋鼎盛一時微恙必不遽至
於倦勤　春宮誠孝必有驚惶罔措之心如不得已而必就
開善攝而可則所謂傳位雖曰國朝故事禮無其文有行則
守有守則從〻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視膳之暇参決
庶煩以佐宵旰之勞固不違於禮意而必有益於謹攝并行
不悖莫此若也意謂在廷諸臣十分講明從容獻議務歸至
當之地矣及當伏閤之日軍門之傳令京兆之甘結八道之
行會連夜紛擾有若燃眉之急迫在瞬息之頃者軍校民庶
於充溢於巖密之地恰似古所謂兵諫者向使　殿下不反汗
旬日之間則離合之危機當從何起而果如順命等所云〻

者耶向者護　春宮者竄黜之黨春澤者爵賞之宣　殿下
發　春宮不若發亂賊而然哉或流言駭惑動中外之心或
玄疏互試乱名義之實或棄削罪人之招或書詔相臣之先
至於兩台并還三劄久屈骨鯁孤忠竄死炎徼冥鴻高蹈亦
罹負網有執其機者有助其拜者有主其謀而周旋者無非
構煽危乱之計要其歸則左右前後莫不向羽於東宮而
殿下猶未之覺耶不察其形顧咎其影者非此之謂乎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勢逼之地易以疑惑則導羣臣使言利病倫
盡調護之方猶恐不至何況自撤赤子之衣被用利狼虎之
爪牙者乎乃者林溥之疏實出於宗社大計語甚明正而喉
司之臣專事壅蔽林溥既以陳疏被鞫而當時主獄諸臣終
無請拿之舉是豈鞫廳事體當然者耶擅削鞫案之罪一問

事足以了當則國家設官之意果安在哉春澤陰凶之謀既出於順命之口則昌集之劉必重之招雖必有宣好謀害之殊而究其大意固無異同再度取招初非將危之亂語削不上策亦宜一節之所辨則奸濫造言之迹覆匿欺蔽之狀昭不可掩希載之妻一夕卒斃亦甚可疑其中隱情有不可盡測而春澤謀危之罪不待更問可以直勘陳疏之人更無可問執筆之臣既有其人則次第審問明正典刑在所不已而捨其大義構摘文字三翔設鞫一任避事脫始訍讖草草彌縫進言者以護　春宮酷刑流配問事者以傳播掩匿之招未究徑配按獄者以歸罪色即坐罷敵奮瑞以凶疏和應置不舉論春澤以謀危　世子緩緩之請拿既曰無可憑問則亦宜有發明之道而遽憑自解之辭許其白脫雖使春澤自為

之斷不若是之快話实彼春澤者渺然一匹夫耳自知罪盈難赦敢與　春宮作譬諭書不忍聞之語忽出於所奸之淫女而前此順命等招自己符合畝奎瑞之疏相與表裡至如春澤而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則失刑之大執此若也師命之弟順命既於伏閤之際敢用離合之説熒惑天聽罪不容誅而又當設鞫之日唐突獨對請盡拿林溥疏下是欲一併甘心屠戮私立已威使無分於鹿馬者耶春澤不誅順命不竄則國之不亡未可幸也 李滔疏

上怒李滔之疏親鞫刑治而有不殺林溥繼有滔疏之教 明谷行狀

李滔先生亦東方奇偉之士請斬玄渠之疏剖析名義之實技扶胄小之腹正而平嚴而能和昌言遠猷足為一時之繩

準夫宣前古草茅激許之論所可擬我惜我一擲不中使伏而睨睊者得以呫呫然譏其後獜踣大野罷騁中逵悲夫余嘗為之贊曰雍容鼎鑊笑傲接搢朱梅舌橋東漱氣摂又曰烈烈之氣終古昭明憑陵月星噴薄風霆宛為長虹燁然天衢下燭湾池烝烝不干干夢蕓集

○江華留守金構以營建長寧殿受加資之典持平李光佐刻構請寢資級公以都憲連啓曰朝家命令莫不由於喉司而由於掖庭則是私廷也勿論事之輕重人臣苟以私廷有所奉行則此是便嬖倖幸之習曰者 影殿營建之命由於掖庭則江華留守金構之不克違覆厭然承受已是可恥之甚者而乃於年荒停役之後費辭啓陳必達乃已其不能將順美意賛成過擧之罪構安得免而人之疑構以窺 殿下之意為取寵之計構將何辭而解之乎申琓斥公以疑人太過公引嫌進疏曰構身為宰臣掖庭傳命私廷也則構承奉之荒年停役美擧也則構沮遏之始旣不恥曲逕而私受也終乃不畏公議而請完焉人之疑構構實自取云云 西坡集

○大司憲李秀彥以公於兩賢黜享時見任淸風事詬斥狼
籍吏判柳尚運於筵席為兩排之論遂兩皆補外秀彥除湖
南公除關東 上同

己巳春初臣拜淸風到任未一旬黜享之命卽下人臣事君
之道國有過舉而身在言地則牽裾碎首亦所不避而至於
守宰之任則朝家命令雖有不愜於意不敢不奉行者亦事
勢之不獲已也 上同

公拜大司成泮試設場日有尹得莘者肆詆公盖以黜享時
事也公令施儒罰試士而歸學儒趙尚迪者踵得莘而發通
文誣詆公尤悖國子堂上以三百年所未有陳啓請罷 上
下嚴旨得莘等命停舉
正言李坦托請罷得莘等而并誣公又以叱罵儒賢偃蹇廟

庭為目請罷公職一啓即停公遂出城上章曰至於儒賢之
舉名醜辱則未知坦從何得聞而至徹天聽乎臣誠駭惑莫
知其端倪也至於 太廟之事則 大駕出宮之日晨詣
闕下伊時朝日稍寒嚴時差晩仍致飢乏果飲數杯而臣素
有脚軟之病自在少壯之時行步之不能猶人宗舉朝之所
知也自作門至 太廟外門其間頗遠筋力殆盡時至顛小
蹣跚蹌踉未免扶將則不知者之致疑固無足恠且臣在
闕下時有飲數杯之事則此亦臣之罪也至於翌曉將事之
日宿酲未解偃蹇廟庭云者其言之可怕何若是其甚乎上同
初公與坦之父喜茂同朝相熟而坦時新登第新榜例極遜
榜色而坦取金普澤公素峻正見人不是未嘗假借嘗言可
惜李君狀元及第風采可觀而首初遜人乃在匪人之弟又

坦之妹壻有於公爲外黨卑幼者公甞於酒席語及其外祖不終於同春門下其人勃然無卑幼禮公乃切責而送之因話間有同春二字增飾而捏合之耳公素患脚疾自作門至太廟外門其間甚遠筋力殆盡時或顚仆未免扶將坦因此以偃蹇爲言蓋坦啓之發物議譁然坦乃一啓而旋停公之出城也東岡趙公相遇雪夜携酒餞別有詩曰天寒大澤蛟龍蟄雨雪霏霏玟北風可笑袖中驕蹇字出城行色古今同趙公即同春門下而深知其無宗故慨惋之意形於吟咏而趙公亦以此重忤時議同上
左相尹趾善陳坦聰其年少妹夫之言而論啓之狀領相柳尚運曰侮辱儒賢事當明白處置仍請下詢諸臣或言有損國體上以坦聽兒輩未詳之言率爾論啓而一啓即停有

同兒戲為教 同上

◯近日科獄而李固皆大家而朴尨滲然豈謂玄丈家乃有此事耶朱均固無損於堯舜而聞一邊侮辱之言無所不至云誠可痛恨也 農巖集

時有擾封科獄罷已卯增廣榜議更設庭試以配武科公論其不可又曰今士習壞汚至此正宜停簡選試為敦養懲礪之道數年不設科擧庭謁聖只許居首直赴節日課製施賞稍異近規以示仿範之意則庶幾偉心少息偷風向正 上納之 明谷行狀

今乃以無文榜為欠更設無名之科以為湊合於前科之地既無意義究甚苟且々令紀綱頹廢人心汚下禮羅賓興之所乃有此無前奸巧之變朝家方嚴討痛懲之不暇慰悅士

心甚非其時一邊栲掠狼籍獄事未竟一邊又開試院長其
爭競深非所以厲士習敦士風之道（藥泉收議）
令之所議諸囚無非巨室亦有戚聯之人而不究其宗先從
惟輕亦恐不足以服人心也且所謂令反側子自安者當其
時君臣之分未定人皆懷去就之心故也此豈今日所可援
而為例者乎今此諸囚亦本以士子為名者如果有罪則尤
宜正法如果無罪則亦宜雪冤令朝家置之疑信之間乃以
反側子處之則臣恐在朝家為不能明其政刑之歸在諸囚
亦將生不如死也（上同）

○公以副試官考增廣覆試有一篆券文體不凡公深加稱
獎而參考官尹弘离欲亂抹公責止之諸考官多言可取而
上試官閔鎮長謂此文欲避陳腐可取也竟入選及拆号乃

俞世基嘗以能文知名而亦公所奬愛者也持平韓永徽忽發啓請罷公職以為一試券文甚拙惡諸試官多以為不可取尹弘离欲批打則某手掩其卷而勢窘則誘弘离曰君有欲取之文亦取之末以親聽於弘离及他試官為言 上卽允之大臣有以不可暗昧為言請拿覈遂與弘离俱置對伊時同事諸考官閔鎮長嚴緝趙大壽俱以許其可取陳疏首實公於供辭悉陳考選本末又言酬酢間謂弘离曰科場考較非一人私事如有可取君亦宜取蓋勉弘离以不以打批為事求得可取之文也此豈君亦循私之意云云全吾議啓曰無心之言見疑於有意之聽捏覃之談反歸於粧撰之資乃以酬酢間一句語抑勒驅納於循私之科恐傷國體亦關後弊判付以觀此議啓誠為得體為 教命放釋 西坡集

李判書玄錫以知金吾按査見俞世基試券出諸人曰其台風力損矣觀俞世基作使我當考試必置之壯頭矣上同

自永徽啓歸虛時輩搆公之計不售一日閔鎭厚以一紙飛書傳播闕中曰此囚供也而獄官掩不錄諷獄官自列其書有曰順億言沈益昌文頭納于試官兩貟用吏套爲文若一供辭者而稱吳碩夏供招碩夏差備官也順億泮隷而俱以搜封之因求生於死中者獄官果上章自辨於是以飛書爲案而再覈之碩夏與飛書合而順億益昌皆言兩貟說益浪又拿覈伊時郎廳之參坐者諸郎皆言伊日碩夏之言果以非問目有不錄者而兩貟說初不聞朝家拿鎭厚問飛書根柢鎭厚再拒之至三問乃以其妹婿之盜科繫獄者從獄中通示告之蓋此輩與死囚和應添剩兩貟字於囚供之外寄

地經營者其意專在公而諸因及郎廳既不認宗且公之素
昧於益昌一世所知故訐乃沮而事遂寢及金戩以俞世基
字號書報趙大壽事出而時輩憑此爲并陷訐至是李晛成
以修撰投疏曰考官兩負之說既發端令世基事發戩既通
書大壽々々與某又於試院累日同處其間情態人所難測
上批以疑人於不當疑之地斥之公乃上疏自列畧曰今番
獄中飛書之始出也一世人皆以爲教誘傾億搆陷臣身國
言喧藉不料晛成忍襲此套所謂累日同處一院試官孰不
同處而至於寢處則臣之與嚴緝同人所共知　上批以卿
無所嫌爲教　同上
大諫尹世紀等請罷公職并請拷訊金戩傾億蓋以吳錫夏
誣招沈益昌文頭傳納而試官之說藉而爲言又湊合字號

事發刑死囚顯示意指乃使拖引俞世基以及於公也於是
同義禁李墪上疏曰令此順億金戬之刑究其非欲使指出
吳某耶而試官之說始出飛書而順億既曰不出渠口叅坐
諸郞皆謂不聞則兩字之出於中間灼然可知今乃栲掠死
囚必使指告至於俞世基事吳某就理時既清脫閔鎭長之
疏可謂明白矣戬之書通字號自別事而既有直指之人則
此何関於某而曰順億牢諱曰戬別有所隱雖無某之名使
人明知其所指彼囚者等死耳豈肎残其體膚而不承其指
意耶欲望 聖明下燭母或使人擠羅枉屈焉金構素惡公
深判金吾按其獄而順億果一準臺言誣拈云金戬書札給
憲隷洪已男傳之趙大壽傔從李時夏使并納於公因拈出
公不安在第即詣金吾胥 命時戬及趙傔累刑不撓傔拈

至有吳公如青天白日之語又言順億私語渠曰如玉呂判
書吾何心欲陷為南間人驅脅乃有此耳蓋撥封盜科者皆
在南間故云戳與時夏於関係自已及其官事皆已吐款而
獨於公守死不改人心有不可誣者大抵順億問目自是沈
益昌文頭而其招反以俞世基字觧為對則金吾只以問目
外乱招汲汲成案當初問目置不更訊無所歸宿物議俱駭
之校理李埕上疏辨之首擧諸都事及順億初招以明兩負
之說為誣又論順億疑端有曰順億自初不待刑訊一一輸
情而獨於此事前後變說固可疑而况當初謄紙所謂傳納
兩負者即沈益昌文頭而及因臺啓更問順億則其招誘以
金戳小札乃俞世基字觧事也益昌變為世基豈非大可疑
乎以時夏已男而人為傳札之證而兩人俱稱不知其言之

益浪從可知矣如使戳輩顧藉貴勢則通書大壽尚皆承欵
身陷大僇更無所藉一員而負元無輕重何獨為吳某曲諱
乎其無隱情固已了然憑死因變幻之說孰為左契必欲成
獄恐乖審克而非聖朝之美事也云云但即當時所詆公者而
其言如此公議尤可見矣李相國畬判金吾以益昌事更訊
順億又招曰科前一日與益昌造公　第用情之言業在外窃
聽云公於科時帶總管科前數日已就禁直自禁中承　命
直詢試院以公方在春曹故本曹公簿有載堂上去來月日
者至是死囚誣招已敗露矣曹吏將公簿以待金吾之索而
金吾恐其因招之自總不肯請考李相與公少同研情契不
泛公胥命之後躬訪慰問至言俞君能文吾素稔知令公之
不私自有知者何損於令公而及代金構按查一邊無違似

非其本情也判義禁李濡奏驗春曺公簿公之自禁直赴顧
院月日照如也慨然有平反之意而語先泄爲金鎭圭所狙
擊竟去金吾上同

正言李東彦撝公疏中教誘順億一句語請拿覈言根上
謂拿問輕遽累啓終不允掌令俞命弘疏請勿究而徑勘以
爲吳某名雖出而諸囚供辭相左事情疑亂究覈未易請以
用情直勘罷執義李震壽疏斥命弘曰若於事發之始以其
書出獄中有異公案而據理陳請置之不問則清朝氣象嚴
人瞻聆而慮不及此辭甭成獄乃諉以時月遲延輕請裁處
令順億時夏彼此抵牾端緒已露若數次面詰則情僞莫逃
黑白自別何必寢垂成之獄爲糢糊之擧哉時金戩及傔從
憲隷皆累訊不改辭理自直順億誣招益破綻詐謀日敗成

案無路故或摘公疏語請拿覈或憲公清貺請經勘直欲彌
縫搆成此非二人所自主張皆時輩所揣摩議者謂東彥之
啓命弘之疏仍召廷尉莫須有無以加此 同上
時國有大獄閔宗道子彥良當死希時人旨為萬一求生地
覓招及公名謂渠黨有張氏陛壺疏議吳某亦以為可而權
重經傳之逮重經問重經言某非不知東西人豈有發此言
之理與某不識其門縱有之何由聞而傳之時議得彥良招
如奇貨必欲文致栲重經至三而終不改其事遂寢及是正
言俞彥明藉死囚招發啓請鞫 上不允以只出彥良招無
端緒以此罪之過矣為教 同上
業同獄後臺議以不竟咎按獄大臣公明其為國長慮至是
大臣有行譴執義崔重泰追公前疏請與大臣同勘蒙允付

處林川後移長城（同上）

○兵道一字貫之號西坡海州人楸灘之孫生於乙酉六歲伯氏呼韵公應口對曰規矩任方圓日月分陰陽國治在民安君明繫臣良七歲賦壁間山水畵曰山高不難登水深不溺旋又有長松樹風吹葉不落太白山僧善相者曰是貴人也宦路雖蹭蹬終必至於崇位雖為人所忌而亦可以免禍云九歲泮製被抄李公殷相為大司成賛其作不已

癸丑擢文科賜暇典文官至兵判卒于長城年五十九（同上）

辛酉北使要見本國文士朝庭以公及林泳諸人命往公上疏辭不許乃勉赴館所北使索詩對以倉卒難成又索宿構對以不能記（同上）

正言鄭澔据摭公酒席間言譸張詆誣諫院駁遞澔啓中有

呉某在公廳對澔譏其昆弟語盖澔兄濤貧迫流離東峽公以守禦從事黜兵関東濤投謁公為是松江之後接之甚款後公出守僊槎濤涉嶺海遠来公愍其窮餓厚餽而周其貧濤大感而歸公以為兄弟窮達若是懸耶薄澔為人對澔微示諷切澔銜公必欲陰中可見其狠毒矣同上

公之出按関東也　上手書賜御製詩并以小序曰江原監司呉道一之才迴萬里之行旋按関東之節盖欲鎮紛〻層生之論不得已也言念世道良可慨歎偶以一絕言志去年塞北幾瞻雲今日関東倍戀君原来一片丹衷炳末路嘵〻豈足云特遣別監命往宣于家公祗受感泣人謂非勳非戚秩視亞卿而乃有　賜詩贈行之恩非但國朝所無抑前史所罕覯云同上

上下備忘記示戒酒之意辭旨勤懇有曰吳某嗜酒病成沉痼而殆不悟焉良可惜也記昔戒酒之詩曰聖君寵擬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宋賈存道戒祭齋詩可謂善喻矣若使吳某於君寵未報成病悔何追之句常加致意則寧有每取狼狽乎公奉讀綸音感激泣下遂敬書一通揭壁上朝夕瞻誦卽日屏去杯罍之具不復進酒知舊或有以酒見遺者悉辭還之因次　備忘中戒酒詩曰膏肓麴蘗未全醫跪讀綸音血淚垂肉骨殊恩何以報死前惟有旧愆追上同

公以兵判直內兵曹　上命宣醞公自丁丑特宜戒酒之後四年斷杯至是有黃封之錫感恩卒三爵卽席上有詩志感曰三年銘鏤戒常存縱對黃花不對樽宮醞特宣西省月此

身醒醉搖 君恩一時傳誦或言流入禁中至徹 宸覽云

上同

公没後因逆臣陳達 上曰吳道一以兩疑事被罪而彥良招辭胡亂甚矣臺啓𤼵後予亦知非干涉於重經葷疏議者故終不免從累月持難者爲此也雖使生存必當牽復特爲復官可也 上同

蔚珍儒生配享公于孤山書院々卽金東峰時習任睨休有後妥配之所鄉之人士撤公生祠配享于斯移奉影子 上同

○前獻納尹行敎疏中元首股肱一段其意誰若勉戒 聖躬而寀亦追訛旣骨之人其言雖曰人有賢否而要皆歸之自取之禍是則雖不指名臣父而臣父固在其所斥矣臣於此怵惕痛心尚何可勝 農岩集

有人来言西溪以曾之闇人比尤翁豈欲突過朱子上頭而遂惡其最所信奉者乎朱子嘗自謂義理無窮人見有限遂不憚屈其至敏而從事極鈍工夫開口第一義曰仔細讀書盖剥一膜又一膜備焉解一節又一節遇焉融而通之會其有極則始見從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枝々相對葉々相當於是作為訓義正其句讀莫不從細々斟秤上出来尋常一字之訓或至於百千易藁者有之夫然後義精理確顛撲不破雖孔曾復起恐盖有靈亦將莞爾而笑不得不點頭要不可以粗淺拘滯之見容易立說破也未知西溪力量工夫比此如何而乃欲一朝突過之乎程子有言曰世間唯心不公底人不會讀書左右亦嘗聞素沙碑石之下乎其南北之決即在於走馬一往而既見輸矣猶有餘言曰昨在川北之石

何以飛渡川南也執拗如此幾令擨三耳矣甚矣其順非之
堅也彼顯々眼中物事猶不難以白為黒則況天下義理綜
錯有千差萬別聖賢言語一出一入於詳畧顯微之際者抑
何由使之會其通而折衷乎時於儱侗黒影間粗見有一綫
可通如鄰窺斗如盲摸象則得之若驚以為奇特意前人之
所未到而其宗前人初藁時所委棄久矣筐籬間物也昔者
尹鐫之改註中庸也尤翁聞其護法者之衆而致訝者之单
也於會西亦有誅黨與之言噫其觧嘲之責在後人有一重
擔負而溪堂文會亦未免隨喜新説不達如愚其渾厚家風
自是不掐偲之道而大儒亦可使彼一倍增氣竪拳擎拂之始
自豪暢由來洪水猛獸之害其亦有作倀而助瀾者乎左右
之探篋出入久矣亦知西溪本末乎向者為沐猴舞於平恩

俟夢者非異人也而今之隱几非昔之跳踉則與其潔不追
其既往長處還他長處其恬退一節宋錢若水不愧若以成
人之道而求備則亦有未者程子嘗罵周行己曰禽獸不若
朱子演其義曰人最有不可曉或有奉身儉嗇而愛官爵或
有奉身清苦而好女色才有病便不好不可以分數論也只
愛官爵雖弑父與君也敢若作對語則只愛女色亦將何所
不至乎只之一字人須就此存戒以見夫狗彘之為美令有
合錢若水周行己而為一人則喚做如何人吾將曰半清半
濁底人也今有合錢若水周行己尹黑水為一人則喚做如
何人吾將曰一吉二凶人也然自其慕之者而論之則必將
曰勇如錢若水賢過朱紫陽則亦何妨尹彥明知之乎竊聞
師生之間陰相付授大抵是知亦何妨底意而又有甚焉者

王守仁之沒有顏山農者講道於江湖間以一欲字立為法門宗旨其法有流來東土者則箇也得之乃演其旨曰男女淫慾天理也倫紀分別聖人教也天高聖人一等我則從天而不敢從聖人若作這般見解則豈非害事之大者乎 金昌翕 李德壽書

辛未年為過姊葬留石林寺十餘日其時出示其所為書而悲撓病憊之中不能盡看々者亦草々看過其中說出有好處有過不及處畧有論辨而罷矣蓋其時既見其書則全書所識亦不可謂全然揑造而宗狀則不過如右此一段元不必辨若欲為鄙人分疏則豈不為鄙人之羞耶 明齋與羅良佐書

懷相有一婢色美而善子者懷相一日杖逐其夫因納之雖曰為子終非君子之所為不啻如周行已而已此言亦子華

所傳也 明村與金昌翕書

有一人来言曰令甥輩前日則呼明齋之號且稱其文曰正是純儒之文多讀積發辭且華美莫能當云者此豈但稱其文而已哉今聞長文疏後反呼明齋之名稱以少人大段有不平底意士元文集出後亦甚感怒今猝無限醜辱西溪而并與會西父子而極捏誣怒其子而辱其父者真是傳法沙門云令君無端生此擧耳人言胡得免哉況且西溪文字何干於會西耶 上同

仲和昨歲尊其老慕其名曾無一面之分委拜一舍之地展其尊仰之誠畧無排卞之事士元文集之出長文一疏之後有此嘖薄少無顧藉報復之斥其可諱乎 上同

士元之於吾家其意趣燕越知之固久而平日侵詆先人之

語自其見於章疏者外屋下私語亦多有入耳者矣何待文集之出況文集所載亦無大段說話特以茅宅事有所云々耳此視平昔所聞不翅小矣士元而在猶不足深恕況以是移及其父而為報復之計耶為此說者真兒童賈竪之見而舅主信之於此竊有以見所存之深浅而亦知尼門所為日夜偵伺於尤翁得其言行之彷彿差互者而遂以為口實者大抵皆此類耳誠可羞也樓院之恬退固窮誠末世之所難得徑於此固當推挹而其年又先人同甲也豈不可尊但其慢侮前賢敢為異說壞人才害世道而流弊之所至莫知其極則徑誠深不韙焉故昔年嘗與李壽翁言於驪江說及此事而曰若此者其人雖可尚而其學術之謬不可不明辨痛斥壽翁大以為然今以謂略無排斥之辭者何其妄也昔年

嘗與五六學子往會道峯數日聞梅月祠在近將走謁或以路過朴門為不便侄笑曰雖道不同何至於不可見耶遂歷訪小話而歸今以此為委拜展誠又何其妄耶 農岩上明村書

西溪事出於意外亦關時運且其自家厄會豈他人之所能為也金昌翕之書亦是意外然皆襲懷川舊套未知此禍之流何時已也西溪請罪之論出於玄石門下亦異也 明齋與趙得重書

朴世堂所著思辨錄前因該曹覆啓有令儒臣辨破之命令者將有焚毀之擧夫時議之嫉惡世堂職由於論斥宋時烈而今其聲罪輒以經說為先此出於借重深治之術今世堂於傳註全體固已心悅誠服紫陽箋註古今無之句至形於吟咏而間有疑晦憤悱求通則不知論者何据而謂之侮賢

也其以為真有攻貶其道之意毀斥其人之語耶特以一二文義之差殊謂之悔賢則其於乳罪可謂労矣使世堂被侮賢之罪則其將置彥迪於何地向使世堂初無攻斥時烈之事臣知其必無今日之紛紛也（昆命尋論思辨録疏）

西溪所遭亦其戹會而辛勤著述一朝焚棄想應一笑矣（明齋集）

蠹魚身在卷中生食字年多眼暫明畢竟物微誰見許秪應終負毀經名（西溪）

蠹魚身在卷中生物性偏於食字明縱渠食得那知味堪笑盧蒙瞽子名（明齋次韻）

無妨一義與犀生大處終歸見未明所借吾知猶止此非關身外毀兼名（同上）

西溪所以得罪於當路者全由白軒碑文及其子泰輔之文集所謂思辨録不過是箧笥暗草中語其得罪之根本不在此其中設或有文字之得失皆不足為言矣然論西溪得失只可於白軒碑文定之思辨録目自是過空之浮雲夫欲以為罪者則在此而托以為言者則在彼此真意在東而言在西心口不相應者也 藥泉集

聞樓院喪家將以卒哭後停上食云此唯是古禮自有朱子之訓已成見行之禮特舉不行之古禮而停之非但未安恐為其子孫之謗議深可慮也茲有一書於朴郎使之勿遽罷上食若遺命丁寧則亦宜具辭告之而勿罷亦家生時講討禮節從是之意也 明齋與子行教書

上食一節家禮無罷於何時之文故沙溪則以為并罷於罷

朝夕奠之日如宋頥菴則以爲仍行無疑而自朱子以至吾東儒先皆以從俗從厚爲言此從俗從厚之爲定論也沙溪以朱子居寒泉翔望歸奠一款爲罷上食之證而此則恐或未然安知非朱子身居寒泉而使家人行上食耶然今日定式似以申飭將來使人無敢效而行之而已旣遵遺命而停之則到今恐無變改之道況遺命已慮其得罪有難得罪不可違之言則豈不尤爲重難乎以死者言之所據者猶是古禮以生者言之所遵者父命朝家亦安有以古禮遵父命而必致於罪之事耶誰終不得免於罪亦命也順受之而已且喪事即遠小祥前不行之事何可復行於小祥後耶求之禮意亦恐不然（明齋與朴絅基書）

○申愈宋一源所製疏本凌踏同春先生不書官爵諡號直

書其諱曰某之騃歎于時烈何事作其輕侮踐踏少無嚴畏之意此亦斯文大變李畬金鎮圭諸人贊揚甚湖右諸儒為同春三度通文于館學以為儒罰之地而李畬輩挽止不得施罰云此都出於懷川所搆捏也 明村雜録

○黔潭有林遇箕者以未與斥和反攻軒相等語肆然侵斥於老先生云果有是事耶在尼徒則作此邪說久矣南漢江都義無同異乃朴泰輔之懟筆而一邊有心腸者猶以為騃悪無倫亦未有據而承用者也不知遇箕從何得之托以扶護春堂而毀冠裂冕若是其肆然耶可知其陰受指嗾於酉峯之門者情跡難掩矣這中有一浮說云尤翁別專來到某家其中有不可道不忍聞之說凡有口者莫不來問其虛實不勝紛然昌翕即荅曰先人於尤翁固嘗待以函丈矣師生

之間苟有磨切規責未始有不可受者今日別尋之出不知
有甚嚴訓而在不肖體先意之道固不當拒而不受亦不合
反學酉峯懟其先美之不揚而甘心爲逢蒙之反射也決矣
金昌翕與宋基泰書
向於匹室大祥諸君皆走書相慰獨子益終不一書以問固
已疑訝也卽見渠與宋泰仲書滿紙縱橫蔵頭說話盡是凌
踏我何其甚也林遇箕之爲其先師下明何干於我而反爲
怒我追提舊事醜辱至此〻何道理前後令子侄軍呼余名
如呼小兒或稱果川羅至於春祥則凌辱無比人多駭然而
傳之余謂厥父兄在安有是事不以爲然矣今見此書果然
少軍承望子益之風旨而發也先爺素不滿於懷川者不一
而足今欲追配弟子亦何心腸耶設或先爺於彼懷川真有

師生之義如子益所云〻則其所謂覬覦者未知果何等事也唯是前後極意誣辱先爺先姊氏無所不至則其為師生之義果若是耶子益書中既曰不可道不忍聞之説又曰嚴訓固不當拒而不受云〻既謂之不可道不忍聞之説則便是無根揑誣醜辱妄詆也何以謂之嚴訓而甘受耶設令先爺過失誠有如彼之所云筆諸書牘播諸耳目則為其子弟者誰不敢致怨於其人而中心隱痛惟當杜門而飲泣不宜向人稱道其人事况先爺本無瑕累而彼之陰鷙險陂者乃剏無狀之言果誣以不可道不忍聞之事則人子之痛迫當如何哉尤宜譬怨而痛斥之不暇又何忍為此人分疏曲護至於此勤耶如此義理明白無疑雖三尺童子皆可立知以令軍高明之見猶且迷晦有此無識見之言尤可慨也指嗾

他人或疏或書構誣侵辱人者卽爾瞻仁弘者流所為而懷川抑有甚焉此豈仁人君子所可忍為者耶子益耳熟目慣反疑於仁人君子此亦不能無駭歎也子益之斥我辱我於我固無所損亦不足怒也第於此可見世道人心之一大變也明村與金昌集兄弟書

舍弟事承示不勝驚駭語涉所尊全不擇蔽其犯分不遜之罪誠無以為解矣然在舅主亦何至以此蔵諸胸次發之言語以傷至親恩愛耶唯以妄發處之而勿甚誅焉其亦可為盛德事矣農岩上明村書

侄之狂妄謬悖寔有犯分罔赦之罪乃伏蒙舅主大度包容視同薄物細故而不可譴呵矣然何敢幸於大河之量而不以痛自刻責為念哉窮以天地間一罪人尚存視息於理已

逆其不可抗顔伸眉與人争是非也决矣然或自鳴其究則
猶為可也有不干已而托為其斥邪辨異謄説於甲是乙非
者足知其狂妄而亦可謂不見自己者也噫失恃残命廓無
所依非我舅氏而将誰瞻仰予愛敬之至猶恐一毫有傷是
宜有加於前日而遽出悪口全昧忌諱乃反為前所未敢為
者未知縁何而悖戾至此自知得罪於仁人君子者不啻如
山盖嘗反覆思惟求所以自贖焉則洗滌心腸息補黥則以
承德意之萬一雖或未克唯是斂跡緘口以終草木之年則
可庶幾焉肝膈此言非敢有歸盖自山居以来世縁與跡仸
因一点隙光知昨非今是之有在竊以為人是人非干我甚
事唯自修之為急而斯文是非世自有任其責者如是觀来
盖覺向来狂妄真是可笑可駭此京入山後轉却念頭者亦

非卒辨此說以緩誅討之為計也 金昌翕上明村書

○戊寅歲荐饑請糶于清人〻〻專价船粟而致之公儐于灣上清使致書于 上自稱眷弟時議咎公以不能拒而司論罷公職冬 端宗復位改封 莊陵思陵 旨公為摠理使公於辭疏論灣書事有曰國家不幸有會稽之深恥不能一朝刷洒則餘外受侮有不足較量今為必難爭之事重觸不可測之怒鍾事不順厲階層生求滅尺寸之恥反取尋丈之辱則國體事宜未免交失臣之妄意今日之事止可以忿思難為義寧以身甘受罪謗不欲生患於國事抱痛蔵憤默〻責上卒之衅奉使之職責負人臣之極罪 上優答之 明谷行狀

令此和市一事為國家大議論或以為挾持利害而驅之於夷狄禽獸之科或以為耗財病國而律之以謀事不臧之罪

隣邦之懋遷有無互相交易古今有國之所通行誰以近事言之中江開市歲以為例北路之開市及萊府之與島倭通貨者俱為應行之事而來聞有清議之非斥者此蓋事勢之必不可已故也既曰交易則貨與粟何別而他餘開市則俱無疵議只此年荒國空為民命貿粟一款獨為夷狄禽獸之歸乎誰使有西山東海之風者當之必不獨執此一款而譏之也我國之連年大殺前史所罕公蔵私蓄米粟俱竭若不轉貿他邦則生穀一着萬無其路而焦喁滿目生類將盡設令金珠山積寶玉碁置何益於翳桑口吻而救邦命之顛蹶耶此所以不忍立視其死有此和市之舉也累萬石米穀輸来境内則市價之增益其勢必然今年都中及兩西市價頓增於春夏間者皆由於貿得此米之致也且聞兩西民以此

救急得延其命者亦且不貲與其不費銀錢而坐視民死其得失可知若其價直稍厚轉輸有費則不可謂全無弊端而凡事苟有所益則弊隨之況此浩大之舉安保其無一分之弊也只是慢書一着由此而致之則固輿情之所痛迫而宗是千萬意慮之所不到豈可以此追咎而罪之也蓋情斥市事以乞憐為言者丁時潤宗偕之今此臺臣亦是請竄時潤者而啓辭文字専襲時潤之疏使廊廟塵虚則時潤之身雖斥而時潤之計得行也崔錫鼎之禮幣贈遺本非私所擅為而彼之所餽亦出於禮無不答則豈可以此律以外交驅之罔測也哉（西坡集疏）

○顯廟朝有進士李重明者上疏乞立　神宗皇帝廟　上下其事朝議不一故卒不行然　上意則以為是故即官其

人愚嘗謂此議早晩有成我　孝考當配侑而彼三臣者亦
宜從享廟庭也（尤菴所撰三學士傳）
今年是　皇廟淪沒之歲甲子已一周矣　聖念及此可感
神祇且　神宗同極之恩東土之萬歲難忘者也今日朝宗
之義無地可見則立廟崇報自是人心之所同然而天理之
不容已者夫孰有異議於此事乎然此事則非難而所患者
宗心之難充而宗功之難辨耳無此宗心宗功則虛聲宗禍
非小事也不知者見之則必以爲立異也汝亦默而識之（明齋）
與子行教書
吾意立廟以義則所當爲也而以事則重難矣所謂重難者
非但如衆人之所當慮而已事端旣生則未知憂虞之機伏
於何處而內外本末無一可恃此爲可憂之大者然此皆未

然之事雖可預言見明村書以爲他日彼中知之而使之還
毁則必不能不毁如此則辱又甚焉云云此則未可知也未
來之事不可成說也上同
靜江府虞帝廟碑在朱子大全不但照烈之廟可據而已諸
侯祭天子之僭非所慮也至於 宣祖孝宗而聖配享事方享
於 宗廟恐無配享之義况三學士陪臣何可配於帝庭耶
此則華陽之事本出於推隆懷川之意而上及於朝庭誰能
言其非者亦可歎也明齋與羅良佐書
竊聞日昨遥對以 皇壇營表不宜過大儀文不宜大辱而
動役之際頗煩聽聞歸咎於監董之臣此在愚意深覺未安
諸賢在朝處置此等大事而論議擧措若是其婾婣尙且國
將何賴焉抑左相之意似以日後處變壇或愈於廟其慮之

可謂深長而亦見其惻怛不忍之意矣然愚以為脫不幸而
至於毀也則壇與廟等耳壇而取一抔土與廟而至於廢撤
塗地直五十步百步之間庸詎愈乎故苟知其無他則直廟
焉可也不然則壇亦不可為也執事者畏忌太甚周防太過
事役甫始而又從以計較隆殺之節咎責監董之臣必欲減
削營表裁損儀文苟焉以塞責為事得無未安之甚者乎夫
以匹士之介猶不屑乎嗟來之食况我 神皇帝赫赫在天
之靈其尚肯降臨於此而享俎豆之奉哉 農岩與李右相濡書
甲申築大報壇祀 神宗皇帝至是年丙戌有事於皇壇公
當攝祭老黨以文忠公嘗主和戒之議謂公不宜將事於
神宗之祀指授儒生投疏以詆公公上章自引 上答曰丙
年和議實出為宗社之血誠可質神明尊周之義本自炳然

則此豈婺源所可詬辱者哉云〻 明谷行狀

○嘉靖九年別立啓聖廟以叔梁紇稱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稱先賢左右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稱先儒兩廡從祀釋奠日子夜用小牢先祭從議臣之言也 先王朝禮官請依中朝別立啓聖廟而不克施行 芝峯類說

啓聖廟之議始發於宋末諸儒更發於皇明諸臣成於嘉靖年中張孚敬之所建請蓋觀前後諸人所執以爲言者以顏曾思父子位次之倒置也竊以此義推之未知啓聖廟之制棟宇之高卑間架之濶狹祝幣奠獻之節犧牲籩豆之品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將一用王者之禮與大成殿無少差別耶抑或有所減損耶若一如大成殿則毋論禮意如何事勢亦必不逮若稍有減損則論以孔聖尊其所生之心彼此隆殺

豊約之間豈不戚戚然有不自安其大享者耶顔曾思之先於其父有孔聖在上猶可以壓尊之義言至於叔梁紇不祀則已祀之而有降於孔聖又將諉之以何義耶欲以安顔曾思之心而反致孔聖之不安則豈不有爭於輕重之倫耶大凡人於其祖先誠有推及追遠之義至若尊師道則惟孔門諸弟子只為孔子服喪三年而已必不推及於孔子之父而況千萬年之後因尊祀孔聖之義推及於叔梁紇又因叔梁紇之祀曾點顔路孔鯉之外又推及於不知名字之孟孫氏又以其例推及於程朱之父又引其例並祀周張之父有若臣僚之受爵於朝追贈其祖考者然其在為聖賢崇德報功之義無乃有欲尊而反卑之嫌耶且經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雖祖宗之廟唯有功德如殷湯周文武不遷而已自其禰

以上無不以次祧遷去祧而墠去墠而鬼古之禮也今乃為
自古在昔悠遠聖賢之父不問其功德有無〻論其名字之
知不知通祀於天下永世無極揆之禮意恐必不然此事唯
已定奪於　先朝而其時不即舉行者無或有論議之猶未
定制度之猶未詳而然耶且伏念此事藉曰當行終歸於繁
禮彌文似非今日之急先務不如姑寢以待後日 藥泉收議
私心誠不能無疑如南崔二相之意也中原則有曾國舊里
在就其地建一廟以祀叔梁紇以下顏路諸賢則恐為允當
即祭於鄉社之義也我國則無可建之處至於學官之傍則
誠有多小相礙處盖一如聖廟則義無可據就加減損則情
有所嫌且顏路曾晳伯魚則皆已在祀列而孟孫則名無所
著皆可疑也且未見程朱之論有及於此者亦可疑也 明齋與羅

良佐書

○右相李濡曾以趙泰采卜相公議所未叶後有卜相之命公以爲大臣之職以人事君而莫重於置相遂削其卜明谷行狀

余嘗拜明翁於渼沙話間偶及削卜事語余曰昔金潛谷削李判書基祚之卜　孝廟使中使問於金相曰何以削李基祚之卜乎金相對曰基祚不忠不孝故削之云又教曰何以謂之不忠不孝乎對曰頃因虜索而選女也自上問於基祚曰卿有幾女曰臣女皆已適人退歸之夕以其在室之女汲汲成婚咫尺天陛如是欺謾是不忠也其父故判書顯英使北而歸纔渡江病甚有急報適基祚醮女之日也基祚過醮而發其弟徽祚聞即乘撥出去以及其父生時而基祚差晩始到已皐復矣父病之謂何而聞

即不發死生之際終不得相見是不孝也云〻中使歸報非久斥基祚為北伯基祚懋恚疽背而死重臣削卜本非細故泰采削卜時謂必自　上下問如先朝之為故豫具其對以俟終無下教想　聖意已領會於削卜之故而不復問也遂默然而退云〻余極欲叩其將對之辭而嚴不敢請未知果何語也

○公之居憂也讀禮書病戴記叢雜積年修證移易章段彙分而自序之屢改草藁始克成書名禮記類編庚辰具疏投進　上命校書館印布正文其後玉堂權尚游尹趾仁請下兩南並注疏印進學士大夫皆印藏而賞及是　上任公益專黨人屢間之不得謂禮編有異同於朱子註說觀命　上疏力詆至目以毀經侮賢金楺中己卯科榜既罷圖所以復科

德患臺臣疏請　上以問諸臣公力防之樣深恐公協心並
力爬櫛傳註文致其說公陳疏自辨　上答曰觀命狀摘粧
摸必欲搆陷之計予固洞燭良可寒心於是老黨指招京外
儒生投面送起章交公車　上皆痛斥之明谷行狀
大學聽訟章不為釋本末傳臣有所受之先正臣文成公李
珥論晦齋改定大學曰聽訟一節別為釋本末章尋常未知
其穩當珥豈有不篤於尊信朱子而然哉蓋三綱八條既為
大題目而淇澳詩為明德之至善烈文詩為新民之至善明
德為本新民為末則本末之義自包於其中惟不立釋本末
之目亦自不害故也今所編次既無經文之移撥又有諸論
之可據而若以信用先正之論為罪則臣亦甘受矣中庸二
十八章則一章之內有兩子曰字有違於朱子分章之例故

附註曰末段恐為下章之首武首段當入於前章之末云〻
夫以朱子義例論之則此段宜有釐正而猶不敢直為移屬
獨於附註只得疏論其所以初無一字移動臣不敢知割截
而釟裂者何句移東而徼下者何段耶亦本具在焉可誣也
若以欲倣朱子之例為罪則臣亦無辭矣費隱章附註上條
謹述程子之說下條亦取語類所論以備參考而已初非別
生新義求異乎先賢臣之所篤信者正在於程朱而今以顯
有不信底意斥之何也又以庸學還編為言庸學已經先賢
表章列於四書而朱子通解還入於學禮蓋聖賢論學庸学
最切故謹遵通解之例還編於学禮東儒權近所編禮記浅
見錄還存庸學於書中亦得此意今還兩篇而并列章句於
本經則正所以表章而出其暗昧也且先聖論孝之言莫備

於孝經而詳其文體與戴記諸篇既甚倫類禮記孝經當為附合之論屢見於朱子雅言則今以強附為罪抑又何哉臣於經傳諸書蓋嘗積久探索或不無一斑之見而至於禮書則著工多年粗有研覈嘗謂朱子後來之孔孟文成我東之朱子凡於編摩註解之間悉皆根柢乎朱子折衷於文成則臣不敢知何者為誣聖侮賢何者為自欺欺人耶凡臣所述類編意義既有章下附註又有卷首序文及篇末或問既被官印布在耳目心公眼明者自可曉然而今忽抉擿粧撰肆口嘲罵構加以莫大之罪名豈急於持人而未暇着眼攷閱耶

明谷疏

昔文元公李彥迪撤去朱子補亡章取經一章二條以補之又取聽訟章移置經文之末文孝公趙翼撤去誠意章本註

易以新義其書皆已刊行夫二臣以平日篤信朱子之人掇置經文改定傳註如此々與愚臣所編述亦云懸別而或為服享之大儒或為俎豆之賢相國無異論人不間然先正之道德固非後學所可企及而向使臣見重一世取信同朝得如前輩則人之非毀或不至是歟抑世道日下設令古人生於此時亦將不免歟此則臣之自訟自悼處也答曰李晩成之疏造意極其危險必欲傾陷乃已類編事不過假借而已其心所在灼然可知也卿之篤信朱子豈不如兩臣而然哉良以世道險巇黨習日痼也 上同

類編書頃者梁生處濟書問果講確與否固知有閙端而故不答矣今果出矣崔相碓以晦栗兩先生自解而異於朱子則砭者之鋒安能免也只當安受而已不必較也 明齋與羅良佐書

蓋嘗作書屢抵先正故相之門頗蒙其稱許簡册猶存而今謂之初無講確亦嘗著論以辨賊鐫中庸之説士友多見而反謂之遵襲鐫説年少儒生固不足深責而臣之遽同受侮亦可謂大段厄會矣明谷疏

禮類云云無乃大過耶頃者梁君季通問及此事固知有今日之閙端矣不料明者之見亦如此也栗谷之論晦齋大學只辨其得失而已何嘗謂之斯文大變耶尊先師未嘗忝涉則只可告他使之去之而已觀同門憐貽之諸驚動何至於是耶雖有世人之外謗我無所預則何関焉鄙見如此故梁君之問也俱煩不能答矣今承勤問必欲知鄙意故不得有隱幸以此紙示梁君如何亦願勿煩於人以資唇舌幸甚竊見諸賢之驚動如此無乃懲向來西溪之事耶彼所以為説

前後一般黨人之所為也今乃踵其後作一場紛紜豈未之
思耶無已則與同志從容論辨作一說以明尊師本意以曉
觀者卻未為不可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明齋荅姜叅 奉錫明書
姜生錫明以書見問只荅曰勿太驚動玄石若無叅涉則雖
有外言何關不宜為此紛紜於此際也云矣玄石門下至有
疏下之意云果爾則亦可歎也第初聞有此事私心以為彼
雖意不在此而在門下只當引咎不較而已凡人言吾之未
善何可自以為是乎且大臣人以為誤國事則當引入至於
所編書冊雖曰未善何預於國事而必至於引入耶只當談
笑而道之矣其後聞門下之果為引入而於疏章頗費分疎
鄙見不能無疑令因来教之及而敢略布之令雖已既引咎
一事恐不可已誠以彼有執言之端而不容揮斥故也 明齋荅明

公嘗曰庸學數条之說雖出於程子栗谷之言既有差殊於
朱子則拘謹者指為僭妄無疑也如復入印者庸學及未篇
或問並宜去之其虛心無我如此 明谷行狀
○上有疾公以內醫提調直禁中庚寅正月 上候向安而
忽下嚴旨至引春秋不嘗藥命三提調削黜承旨請寢命拿
鞫三司俱請還收皆嚴責之尹判府趾完上劄論救亦不納
徐左相宗泰繼而劄論命寢削黜而 上怒猶未解 上雅
重公屢遣人綺戲而屢拜相職眷任彌篤無他端卒然有非
常之譴人咸怪之公出住東郊三月兩司發合啓有曰身帶
保護之任反忽翔刴之戒出入喪家瘡腫所忌而躬自董染
旋請入診毋啓答曰冒及生靈汨亂經旨語涉過當而請釋

逢弩反忽翔翙所論得宜依啓初　上候頗間歇有命輪直
而適會有妹喪出宜日往哭經兩宿入診而臺啓云然修撰
權愭上疏曰合啓前後措語之矛盾破綻有目皆見有口皆
言而至以哭妹喪為大罪從古以来曷嘗有以不善拘忌論
劾大臣之公議乎輪直之日聞同氣之喪不一往則則是誠
残忍薄行之人何有孔懷哀求之義乎兩司仍請削黜一啓
即允又因臺啓命焚禮記類篇而毀其板明谷行狀
○崔錫鼎字汝和号明谷完山人生於丙戌母夫人有身夢
有朱袍象笏端坐宅後山頂前後從衛甚盛既得公嘗曰此
貴人也既識字便曉部首之分仍及篆籀之体聰記絶倫過
目輒成誦九歳誦詩書全文博通史書十二歳通易象卦爻
之變占揲之法手盡為啚成一卷綜覽百家下筆成章一時

籍々稱神童名冠八才子李春田慶徽嘗曰崔郎如祥麟瑞
鳳希世之物也 十七監解壯元丙午中進士壯元生員第八
辛亥中庭試歷翰苑典翰文衡丁丑拜相丙午卒謚文貞 同上
公嘗謂余曰兩司是士大夫出身後初程例踐而余則自藝苑
郎入玉署以典翰陞承宣一不歷兩司至正卿後方始一
拜都憲長時華啣必有人鬼之交猜中年以後不能安於
朝端安知非招損而然乎且或以余之十登相府謂希有
之盛事而此亦不然古之名相如黃翼成尚成安諸公一
入台司便到數十年此其為盛德洪福若余之乍拜乍遞
不席暇煖者烏足貴也
惟我 肅廟享國最久名臣喆輔指不勝僂而以文章經術
受上殊知十登台府者惟吾明谷崔先生一人而已惟其眷

隆而忌愈盛名高而謗益隨大拜以後十九年之間動遭敵
撼始不能一日安於廊廟經綸大志不克展布其萬一士類
莫不恨之及卒之日 中宸震悼至涕淚沾衣此可以觀君
臣之際矣先生自在髫齔已號爲神童及長無書不讀既擢
大科登通列 上有顧問疑難左右默默而先生應對如響
其以春坊官丁憂也 肅考御書遣數問崔說書安在其被
眷注蓋亦有素中經憂患且多廢散益大肆力於經傳旁及
諸子雜稗靡不涉獵書數曆象之學究極精微專門者不及
也每看書十行俱下一寓目便終身不忘雖官位顯崇賓客
塡門而左酬右應語纚纚不倦猶前置一架書不廢其目覽
手披客出戶而閒唔咿靜夜則閉睫吟誦或竟數卷 其所積
也既厚故發而爲文詞皆和平而典麗弘贍而縝密取材使

事出入經史辭理俱到華實相副各體咸備蔚爲大家若先生真可謂經世之文章而易大傳所謂富有之謂大業者近之矣藥泉南相公嘗曰崔相之錯綜六經淹該百家雖古之通儒亦無以過之其奏劄剴切可方陸宣公西坡吳公道一每與之酬唱輒歎曰崔公之詩連篇累紙愈出愈不窮如千兵萬馬旗鼓蔽野其氣勢不可當夫以師友所深知其所推許如此〻爲藝苑定論 趙泰億所撰明谷集跋

西坡曰汝和之詩不特同時諸公所不及雖與前輩鉅公並驅馳有能爭霸者 明谷行狀

公之爲領相弟判書公知公有意斯世而慮及於世患勉戒曰處身之方莫如不出謀國之道莫如不爲公歎曰天下事不教人做更教誰做此固出於愛我而非至言也 同上

俞判書得一與我隣居又有世好親密於家大人旣八清路還往尤頻數先妣每言觀其容貌言辞之婣歸太乏真樸此非好人且交分太甘未可保之人也其後甲戌俞忽改超向貳於我家大人之愠于鄭澔金楺輩人皆言俞宲有力宗黨始賑其先見 昆命集

○窒而泥塑接之陽春背聞程伯今見其人觀世之儒虛憍攸伐色厲爲剛邦聞爲達恂恂忠恕獨專内省黄中通理錦衣尚絅出處之義一其初終志盡不事用乾潛龍家譽旣深國恥未雪非曰果忘廢矣歸潔豈如夫人驚外徇名空言不躬高論無成閒遭横逆處得其道權度因從把而不校彼嘵嘵者其不自量蠅點靡瑕鏡磨愈明人孰無親甚矣其或父師輕重王言炳若商輅周冕損益可知惜不幡然舉而措之

泮儒答
明齋文

儒相之初沒也一家少年以誄文三本來示於臣請加裁定
臣取而看詳則文字支蔓語或有疵率意刪削仍加修潤而
句字之添入者亦多傳者之謂臣代撰無恠也云云答曰泮
疏中抉摘數句語予已覽矣寧有近似於諸生所云予噫誣
毁 聖祖乃人臣之極罪也雖微官庶僚不當以此等因極
之言勒加況大臣乎大臣之受此誣可謂冤矣 明谷疏批
向来有申球者投進禍士林之疏而攙及先臣頃年答文事
肆口詆陷為言因極至云時烈所秉之大義受誣則是 孝
廟受誣矣且後金致垕金楺等迭起騰章並論及此至詆以
公排大義噫嘻此何言耶洪惟我 孝宗大王厲尊攘之宏
啚躬薪膽之大志純心至誠可質神明諮詢施措動責實效

雖協贊無人天不助順兮劍遷遺大業不卒而民彝人極頹
以因墜眞可以撑柱乾坤耿光宇宙則追論臣下之得失頗
何與於聖德之萬一而前後言者輒敢曰誣 孝宗也毁
聖祖也妄加人以誣悖絶理之言噫嘻人之無狀乃有是
耶弱國不幸遭値刼數皮幣珠玉有不得免焉則丙子後山
林遺逸之士固以爲深恥而擧不欲自輕於去就然其出處
之義厥有二途觀時勢之可否審才力之長短自量其出當
世道可以有爲則行仁政以得民務爲修內外攘之本修軍
宗以壯國期收復讐雪恥之切此則出而成大義者也 此厥
不可則力辭朝命履貞不渝晦跡山林畢命田畝斯可以潔
身全節庶幾乎易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訓此處而全大義
者也其有赴應徵辟據高位握重權而徒能大言復雪之義

了無事爲之實則名號誠美矣豈與夫終身不出克全大義者同日論也故祭文中有曰家讐既深國恥未雪非曰果忘麻矣歸潔此美尹拯之潔身全節也曰空言不躬高論無成此蓋指宋時烈而譏其無實事得美名也然則先臣立言之旨正所以崇奬大義而特明躬蹈之與口談自不相侔耳今謂之公排大義豈其全不解文理耶正所謂非愚則誣也或曰朱子當南渡之後亦嘗立身於事虜之朝匡復之烈卒世未覩而撥亂討罪之義屢形於謨述論奏之間何可以無實事得美名獨病於時烈也曰不然時烈固不可比方於朱子而朱子之職其顯者不過崇政殿說書耳非若公卿將相之位處可行之地操可爲之柄也然於奏劄文字其所指陳刺舉皆屬實際造謨帷對類非一二今時烈之位望權力顧何

如而求其宗事全然虛罔古今人同不同何啻千萬里相遼
絕也且胡運方興國力不競犂庭擣穴掃清區夏雖未可遽
責於一人既任重負苟有誠心則當　聖祖憂勤責勵之日
前席之對楊廟廊之謀猷豈無一事一畫以效修攘之宗也
哉雖以獨對時所奏達觀之可驗其虛罔之一端矣或曰應
徵辟談復雪者前後相望抑何可專咎時烈也曰應徵辟談
復雪而卒無宗事則固未若全大義之爲高而力自主張以
作家計高自標置以立名號既專在時烈則不責於時烈而
於誰責也哉虞卿周最之徒非不談從也從約之事不專責
於蘇秦而於誰責也哉言者又敢援比於孔子之作春秋孟
子之闢楊墨此盖何好時烈之徒病其名宗之不相副欲爲
之曲相解脫而既不可謂大義之有成則求其說而不得援

自托於聖人空言垂訓之例噫傳曰擬人必於其倫時烈顧
是何等人而揉也乃敢擧擬於先聖言之不怍其人之悖妄
無識至此是尚可與論辨也哉然其所以比況援證者本不
成說臣請姑就其辭之所蔽所窮而詰之夫以孔子孟子之
聖而不得其位不居其職則正名分定功罪著為王道之權
衡明聖道闢異端以求天下之陷溺宜其不越乎言語文字
之間也若倡復讐之義居將相之重而被累朝不世之禮遇
身任世道數十年者何為而不盡一策不施一籌徒為是寂
寥空言也向使孔子而有行道之位則是將褒誅顯加慶罰
必行以之正王法而立人紀使孟子而居司徒之職任成均
之責則必有以崇正黜邪斯有明道淑人之效其可但以舊
史之筆削門人之答問便以為自足而已哉且夫春秋非孔

子不能作也楊墨非孟子不能辟也蓋尊王黜霸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不惟宏綱大用之所寓抑亦妙道精義之所存自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楊墨之禍其流至於無父無君率獸食人舉天下無能見此獨孟子深明本末而究論之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所謂非孔孟不能爲也若今日大義則天之經地之紀生民之大綱也如日星之在天夫人而能見之夫人而能知之初無深微隱奥而難解者也故自丙丁後公卿侍從以及近來韋布之士其於奏御章牘公私記述之文称説大義不可一二數殆乎家談而人誦此固非宋氏家私之物而特具力自主張以立家計如上所云耳斯義也既人々所能則雖今之後生小子皆得以騰諸口頰書之簡札

而莫之禦也是則張三李四錢七皆可稱秉春秋之大義垂
訓世之空言也耶作春秋闢楊墨非孔孟則不能也談說大
義亦將曰非時烈莫可乎凡此事理灼然明甚其所以比況
援證者亦可謂大脫空矣且夫儒者之擇術莫嚴於王霸王
伯之辨莫大於仁義仁義非不美也聖人猶惡其假借曰仲
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管仲之責貢包茅可謂義聲矣
狐偃之勸納天王可謂義舉矣又皆有實事實功而君子原
其心而貶抑之今時烈之於大義其心之虛實真假非臣所
敢知而既無實事可言則雖被之以虛假之名顧無說可解
而今不直斷以虛假但曰空言高論亦可謂十分稱停過於
寬恕矣此猶明怒衆咻之至引萬々不近之春秋楊墨為
出脫之計噫不知量已矣或曰今日國勢固難望於尊攘復

雪之功而斯義也卽天理民彝之大閑終不可任其湮晦宋
氏之主張倡明其功亦不可没也曰然不能顯諸行事而主
張倡明於言論文字之間則此山林遺逸者之事耳既居其
位身任斯義而略無施措之實徒以談論説話爲功而止則
其心雖不出於虚假將何辭而逃天下後世之責耶嗚呼明
明烈祖赫〻在上聖靈洋〻監臨下土爲今日臣子者
其何敢肆然指目竊竊爲黨伐傾陷之資也哉 昆侖集上書
○源流始功尤喜望專精著力成就大編俾令未死之前得
以寓目幸甚 戊戌市南答明齋書
仁卿子上諸從前氣短不能遍及所以奉托者雖死後想必
聞之矣 甲辰市南與美村書
公以禮書多門有難領會乃就文公家禮立綱分目而取古

禮經書及先賢禮說倂東方諸先儒論著文字類附於逐條
之下名之曰家禮源流 [曾西所撰 市南行狀]
公讀易黜契於後天說作疊天圖又與市南共著家禮源流
又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尤庵所撰 曾西墓碣]
左相李頤命啓曰故副學俞棨經術禮學罕有比先正臣宋
時烈宋浚吉亦甚推許曾於閑退之時用功於禮書作爲家
禮源流一編而尚未刊行俞棨之孫相基時爲龍潭縣令欲
爲刊出而邑力甚薄姑未始役云分付全羅監司準備物力
使相基校正開刊何如 上曰依爲之 癸巳
刊冊事累日反覆思之初本乃四卷此中本乃七卷自 朝
家特命刊出事體重旣大以初本請刊則私以此中本送刊
宲所不敢且恐有人言此不可不慮也勢當終歸於以初本

八刋未知終何如 明齋與俞相基書

大抵此冊雖有彼此本詳略之別而本非二書也固當以完本八刋固已料處意所存而果許刋行則極以爲違追承下教欽悉失圖左相亦曰門下添補完備無漏必以此八刋云云此固至公之心也恐有人言之教寧有是耶 明齋答俞相基書

刋冊事吾意本如來教雖或有添補本非二書左相之言亦可爲據故初不以爲疑矣行教之見以爲必有人言且人知此中之干涉則必有不悅者訾毁之患云其所過慮亦不可不慮故作書奉告者以此也 明齋答俞相基書

源流之編在於壬午癸未年間祖考與市翁山泉齋中連榻之時所共對討互相手寫而成之者也市翁爲務安倅時持去謄出一本自看而手寫之草本則還於祖考矣厥後在市

翁之本則市翁不能復閑居故不復癈動而此中本則祖考
不任修正其所添補改定者比初本不啻十之四五矣以此
初本則為四巻而此中本則為七巻多小之懸殊如此矣以
當初共編之故祖考撰市翁行狀以此書為市翁所為而淺
来究本成於吾家之故世傳為吾家書祖考身後輓誄及行
狀章疏皆及此書矣人以一書之属於兩家為疑而其事案
如許矣盖以書言之固無彼此之殊而詳略之不同若此執
事所達既不詳及此等曲折則私家文字自朝家命刋既是
特異之事〻體重大今別無朝命而自此私出此中本使之
入刋不但私義有所不敢案恐致人言不難令若只以龍潭
倅今行所持公謄本四冊者入刋此中本則姑為藏置似為
便穩而無害於公私耶喪禮備要亦有前後本似無大妨而

又恐不免有彼此之嫌未知何以則為可耶 尹行教與李頤命書

記昔甲辰之春祖考力疾扶坐作告訣書於石曺尤春諸先生且舉明齋先生姓名而語傍人曰源流補遺曾已屬某云伊時不侫雖未知何書而心竊識之及見家藏四冊而後始知為祖考所編而屬之門人者也追念昔言有以見祖考公平不私之心也先生見吾每曰市南先生托源流卒功而尚未果焉云非止一再而數十年來不復聞此教則是書已完矣不侫每禀此書可刊之意於先生則荅曰既有家禮輯覽則源流可廢云而然猶禀白於左相大監者以為某素知此書故也今之上左相書有曰兩家共編又曰世以為吾家書則又何引倫要為耶抑求之古人果更無此書之援例耶大監快許鋟梓而今軰中寢之豈以為序跋中若敍前後詳略之

由則猶病其不專為令家書而然耶今所留初本今始得見之立綱分目祖考筆也至於小註始互有兩祖之筆固不敢以筆之多寡有所妄論而行於中專以是書之編歸之我祖者非後人所知也且祖考戊戌年與大監書曰源流始工尤喜望專精着力成就大編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幸甚大抵今日事祖考有知不過莞爾而笑也大監之追後爬櫛令許入刊者夫何間然而令必遲之其意有在而且或以世人既認為令家書故別有所難之者耶 俞相基與尹行教書

蓋此書本市翁與先人在錦峽山泉齋時對案共討互相手書而編成者也市翁之在務安也携去謄出一本其手寫之本則還于先人矣厥後市翁還朝不能復閑居故此書不復有所削筆而先人則不住修正或刪或添或移易上下其所

改定者視初本不翅十之四五矣此所以公佐所藏本與此中本多少有不同者也其後先人又以所添為煩使之要刪故不肖則只就加刪節而已所補則無幾矣前後曲折如此委詢之及不敢不略陳以備照管 明齋答李頤命書

書中立綱分目筆牘多少等言是何言耶見欲以此為分別彼此之資耶在弟等寧無一毫如此意思矣備要云云只言先後刋之有前例而已有何別樣意思而見欲持此為相疵之柄耶幸望平心徐究無復遽加疑怒如何 尹行教與俞相基書

我祖臨絕之語則門下或聞或不聞而門下每見相基必曰先生托源流卒仍而尚未果云者固非一二數也數十年来更不聞此教而常以戊戌書為之有以知門下每每見教之意不偶然也長令前書有上京時不得與聞之責知罪罪

蓋相基稟此書可刊者非今斯今而門下一切以為不可曰
旣有輯覽無事於源流云矣然而愚意竊自以為門下之見
雖如此若欲刊之似不必固持之且以刊事難必故所以不
復煩稟者也又具所上台位書謄示有曰世傳為吾家書且
曰輓誄行狀皆及此書云是皆大人君子之筆也其為徵信
於今與後無疑而我祖行狀猶不足取信於老先生之孫者
何也且門下忝吾祖之文曰俯視猶子亦父以事云噫孰謂
之世無師生也以門下之盛德高義其視今日不肖輩零丁
殘弱宜有所惻然於心者況幽明之間寧或相負哉設使門
下縱不必自當刊事宜若有喜於斯役者序其前後曲折而
存案狀俾之入刊豈不有足於聽聞乎至如輯覽尤不必為
拘而門下始而止之中而許之末乃拒之案千萬夢寐之所

未料也大抵是書補遺孰不曰成於門下而終不許刊果不患不專矣俞相基上明齋書

所謂世傳為吾家書云者只言一書之屬於兩家而世人之所傳如此以明此中本之送刊難便云爾初非有爭較之意也所謂先生下托之語及君請刊云云之語鄙人精神昏忘全不記憶其時非有先生下托之教也只以先人就未刪多有添補而不肖任書寫之役故仰稟修正之意於先生而先生許以卒業者也此事恐君之誤認也至於刊事未知君之有言在於何時而朋友中或以刊行為言者則多矣鄙人常答謂已有輯覽之書且世人惟一券家禮未能執着此書儘太多雖刊此書誰肯看之此則出於歎慨之私非真以不可刊也且尚多有未修正處故不以為汲汲矣與君言輯覽云

云則昨者君之自洛還過時始聞有刊事而言及前此持難
之意實第此兩款語雖甚昏不應全忘而君之質言如此君
書中以為數十年來更未聞此語云則無乃皆數十年前之
事耶數十年前事則寀皆茫然不能省記誠可愧悚所謂始
止未拒而句亦不然矣初非有止之〻別意也後非有欲拒
之也只如右所陳而已先生易簀時所教之語言無記録之
處幸君一〻詳記以示如何 明齋答俞相基書
竊觀前後書意以此書謂成於先生〻〻托以家親而先祖
則初不相與者然此寀兄偏私根株而多少病敗皆從這中
出為兄慨然兩祖之連床互寫以成有同寒暴之共編寀為
有先於兩祖兄乃何嫌而必欲諱之耶兄以先生行狀為據
切弟之欛柄而謂弟不知先祖之意其所為言至切至深兄

果以此爲塞弟之口耶弟亦有言而鬩爭競爲可羞故今姑
不欲言亦當俟後兄又以弟爲若於此書有爭較之意寔非
弟之萠於中者無乃兄之反隅於他心而然耶與家親書又
如是全然不顧則似不宜更有往復而傾念而家情誼不容
若是恝不敢相猶略申鄙意如右 尹行敎與俞相基書
初謂補遺只是仰體相公之公心今乃曰世傳爲吾家書又
曰輓誄行狀皆及此書云未知爭較之不萠於中者果其言
之若是乎至切至深云又何言也今徒知輓誄諸文字之爲
重而獨不念吾家行狀之亦重者何也前後諸脉更加究尋
則自可安心耶於此一欵宜若以一言賜荅而但曰果以此
爲可以塞弟之口耶弟亦有言云尤不勝驚惑之至所謂言
者何言也幸詳說而痛辨之俾得釋然如何今既以强弱之

勢貧持之又以尊卑之分勸驅之此果可以服人之心乎俞相基

與尹行教書

兄既以共編為惡又以修正為諱必以為老先生之獨編而屬補遺於家親夫共編已有寒泉故事此美事也有何可惡耶遽說乃引懷川張本無乃兄意以懷川為重而謂與先祖共事則為先生之累故欲諱共編之實耶此則係兄之心如何人各有見不可強同兄若有一毫此意則都無可言者此事往復可以止矣兄每以先生行狀為言此則兄實不思矣蓋行狀乃先祖所撰而此書是共編之書故不欲自居而歸之於先生此乃先祖不私之意也設使先祖先沒而老先生為先祖行狀則亦必如先祖之為矣兄則以為不然耶雖弱尊卑貧持勸驅云者是何言耶左相前家親方欲申謝而往

書矣使之先報於兄而送之故書草謄呈家親之意以兄及左相皆如一家之間不可有懷而相隱故也尹行教答俞相基書

蓋此書旣先人市翁共編之書則執事之以市翁書奏達者固無害也但引懷川以為張本而共編之先人則全沒而不稱見者皆謂其所左右而取舍者顯然可見云執事之意雖或未必如此而衆見皆如此則即無待於它人之詆訾而此已為大不安於私心者此中本送刋之計便索然矣有此私心而不敢有隱於執事故敢將不得依教之意再瀆高明想有以恕諒之也仍念昔伯氏完寧為湖伯時取此書精謄一件而送之矣執事或未知之否然此書之成乃在去壬午癸未年間則執事未能詳其本末者亦固也先人與市翁手寫之草本尚在此中其時不肖等侍側得見市翁與先人對案

互寫終日不輟自首張至末張皆手筆相間而不雜他人之筆矣昨者執事之教有受托而添補者幾何之問而未詳学托之語矣及見龍潭之書然後始知出於龍潭而龍潭寔誤認之也其時市翁非別有下托之意也先人方有添删草本之事而不肖任書寫之役故以書稟告修正之意於市翁而市翁喜聞而勗之以卒業此書今載於集中龍潭因此書誤認有付托之事而其寔則如此矣龍潭又言市翁臨終有告訣書於此中及懷川言源流補遺曾已屬某云告訣兩書中俱無此語此亦龍潭之誤傳也 明齋答季順命書

左相書昨至書示當初與君問答說話及答君書辭始知君之本意如許宜乎與此中矛盾如作者數度往復也此中初不知君意之如許故頗恠其辭意之異常矣今始曉然矣然

皆出於君之未諳當初共編之宗誤認戊戌下書之意以至於此耳今則庶知前後宗蹟而自覺其誤矣既覺之後則始之不知與誤認又何咎也明齋答俞相基書

誤認誤傳既覺之後則不過歸於一誤字而已不容於世等語恐又太過也明齋與俞相基書

下教中既覺云云是誰之說也相基則自初至今未無覺不覺耳門下所留草本刀筆之餘全無真面目絶可傷也此是我祖屬諸門人者手蹟所存今雖無多猶有可尋者下還一如何長令書每有誤認之語若以行狀為誤認則終未免誤之誤矣又其最後書始及行狀而曰此是共編書故不欲自居此乃先祖不私之意云若曰共編而猶不私云則朱子近思之序獨何以共緻為辭也且士友在近招邀講說云者卽是

行狀中源流下句也既有如許大文字則想必講論於一時士友而在近士友宜其有參助之端矣以此推之初本小註有不必論而行狀中辭意自可見矣才聞源流序大行於世云未知出自誰家而成於何年耶未得詳知菀々先尊之刊已久云恨無由一覽也 俞相基上明齋書

所示本無覺不覺之語若然則鄙人之意其已覺者錯料也自謂不覺則他人無如之何更無可言者矣手筆草本乃先生謄出一本之後還于先人者也何以謂先生屬諸我而責還耶此亦可怪所謂源流序非序也乃此書添補時先人自書以書家禮源流草本者也載於先稿而先稿時未傳出何以為大行於世耶 明齋答俞相基書

夫共編寀事也雖謂之共編有何害於先生之書而君之必

欲諱之者其意思所存寔未可曉家禮大文爲綱者三百六十三節而今以手筆考之數節見缺外一百九節則先生筆也二百五十節則先人筆也居家雜儀居喪雜儀總十二張而五張許則先生筆也七張則先人筆也如此尚可謂至小註始有互筆耶如此而尚可謂略有參涉之端而已耶不見手筆之原本者猶可欺也手筆之原本其可終掩耶寔蹟如此而君之必欲遂非者豈非惑之甚耶 同上

昨書中有曰刀筆之餘全無真面目又曰手蹟所存今雖無多云云原本剟移之由前已言之此亦悔之無及矣但冊則雖無真面目筆則自有真手蹟豈以剟移之故而有所加減耶所謂手蹟無多云者又疑有所刪削耶誰欲刪削家禮大文其可刪削耶 同上

行狀中所謂士友之在近者招邀講說云者其時懷川在沃
川草廬在錦山西村有時来會或留三四日或留七八日而
去矣所謂士友指懷川及草廬也若先人則與先生同爲山
泉齋主人日夜同處有何招邀之事耶此亦誤認也上同
君於先人直以略有參涉之端六字肆筆句斷少無顧忌至
此則在此之義只當不荅而更不酬酢而已猶以君識見之
不到爲可惜惑志之難開爲可悶復提窣蹟之曉然易見者
以相告曉自以爲盡吾之心若於此而終以爲不覺則我亦
於君何哉便可置之相忘之地矣上同
前書有不能省識之敎故甲辰書〻上此我祖上老先生書
而並及門下故耳戊甲兩書自是一意而門下一則歸之於
晶書後一則斷之以無所托噫原書中所以奉托云者果何

事也更詳兩書首尾一々回示俾得釋然奚但不肖之幸而已
愚於後天說不以共編援例者我祖之講說而已叅涉而已
者亦猶老先生之於源流故也 俞相基上明齋書
復以先生戊戌甲辰兩書見質前已奉復而猶不我信則更
有何言戊戌書則其時先人有添補之事而不肖執其役故
以此意稟告於先生而荅書奬勸之者也甲辰書則今載在
集中誰不瞻示豈不知之耶所謂奉托之語君則質言源流事
而鄙人則終不能記得前所以請記示者君以聞不聞見質
故欲知其話言之旨意如何也君以無所記爲荅則始知其
出於君之誤認如行教書中之語也蓋其時先人宗有多少
添補之事今其添補手書之草册具在而前所謂序文云者
即其時書於草册衣張而未脫藁者也其後先人又以所添

太多故命不肖刪削至今有刪削未盡者寔非先生之下托
以補遺者也君之前後所言皆出於臆度而不信我言今則
不答可也而来書又復縷〻故未免復此略復所者夢與君
遇君復迫我如前後書中之意吾答之曰吾雖無似何可尚
君作發明語耶恒朝暮死歸拜先生必不以我為背負也君
則默不復言矣夢成於思此亦未必為正夢區〻誠意無以
見孚於人往復至此有愧神明君若猶以為疑則此後恐無
開懷之日故不得不有此索言 明齋答俞相基書
戊戌甲辰兩書郎公佐所引以為屬托源流補遺之説者也
戊戌書則其時先人有添補於源流而不肖任其役故以書
禀告於先生〻〻喜聞而奬勉之者也寔無補遺之語下托
之事也永訣書則所謂奉托者乃别有話言而源流事非但

初無所及亦無可及之端矣今公佐初沒共編之案牘又不欲言先生之添補為此補遺之説必欲以有為無共編之事以無為有補遺之事有此往復詰難安有如此意外事耶其意所存終不可曉補遺二字曾所未聞而始出於公佐之手其與左相言曰吾祖臨沒托修潤於酉峯今雖有所增刪何可不謂之本出於吾祖乎云云與行教書曰甲辰之春祖考力疾扶坐作告訣書於石曾尤春諸先生且擧明齋姓名曰源流補遺曾已屬某云始知為祖考所編而屬之門人者也云云其與我書曰我祖臨絶之言門下或聞或不聞門下每見相基必曰先生托源流卒功而尚未果云者固非一二數也云云吾於答書以為無先生下托之事云則便以不有永訣之書等語疑迫我矣無中生有作此一塲話頭此何事耶所謂每見必曰云云

者質言如此尤為可怪本無見托之事則安有受托之言耶
可怪々々反復思之先生曾於春秋有下托之事矣或無乃
語及於此而又為誤認耶誠可怪也 明齋集
噫泛然親舊臨死有托而尚不忍忘者人情也況亦父以事
之間訣書相托之說不知為何事則烏在其為不背負也戊
書未死之死字甲書死後之死字一串意也愚以戊書及臨
終之語參之甲書相托断非他事而下答曰所謂奉托之語
君則質言源流而鄙人終不得記得云々訣書果無源流二
字而所以奉托者若非源流則指何事也豈以鄙書間不聞
之語執以為不托之證耶鄙書專以甲書仰禀而下復乃以
無所記為言其可以語之無記而廢書之有托乎真所謂問
東而答西也師生間訣書是何等事而終以為末之省識但

曰誤認又曰臆度者果足以服人之心乎来書又有朝暮死歸拜先生之語大監將以奉托二字作何說以對也我祖之起廢還朝在於戊戌故源流之托門人亦在此時矣若如大監之言則我祖之喜而勗之者何以於同日各書中全舍於正之執友獨及執役之少年乎大抵我祖行狀既非他人之筆則初毋手字之多寡私藏自序之有無非惟大監之所不當言而亦不敢言者也且我祖初毋之托大監者請見不許強而後始出而一坐沮色者何也然而大監自謂曰悔之無及則蔡氏尚書之序有不足多者既而追教曰手筆原本其可終掩耶愚亦曰手筆原本何可掩也我祖於此書寔有獨苦之心而後來修潤大監之功也大監特以老先生畧干手筆之故遽擬家庭傳授之例一以拒從前鋟梓之請一以廣

補遺傳布之路直曰世傳爲吾家書卒乃歸之於備要之前
後本大監〻〻尚忍是耶是書不過類會諸說也僞之彼此
何関大體而全諱案狀一至於此也若曰受師之托而續成
之云則豈以有損高明而然耶誠以大監之盛重宜無一毫
之顧藉而獨我祖行狀置於何地耶噫尤翁之禍憯矣我祖
碑表源流二字之外有何干涉於此事而又忍提起也事已
至此儘多說話而不欲一〻臨書悼歎無以爲懷　俞相基上　明齋書
君以先生臨終時訣語相托之說不能省識爲責此則是也
不能記録留藏之罪可勝言哉然又曰所以奉托若非源流
則指何事也云此則君亦未思也訣書所教與子上從兄同
命矣如與尊先公兄弟左右提挈勿替切偲之教獨不爲臨
終時下托之事而必以歸之於源流耶以不能記録留藏之

故到今為君所疑迫如此而無路奉質於先生只自罪痛無
及而已此以垂死之年乃見絶於君吾之言行若少見信於
人則何至於此耶自慚〻〻然君之絶我我亦大遽矣亦未免
為君歎之君既絶我且還擲孫兒之書不復相通之意可見
而君雖絶我〻〻不可絶君故略此追復 明齋答俞相基書
昨得見君抵某人書侵詆至及於先人到此則非但君絶我
我亦絶君矣此後則將不復有書故略及之 同上
俞相基寧能潭送雉尾箒先生疾革時看其掛在壁上有感
而作曰無情者物有意者人物則無改人則易還箒乎〻〻
爾来幾日而人已覆乎噫 明齋集
源流之出於我先生自兒時慣聞而今見往復文字誠可駭
然左相既以先生所撰上達則只當以山泉所編四冊八梓

彼中之本不須叅八也校役何敢辭也但此鹵莽少無所聞
老益昏忘遠来同事必無所益是庸悚愧序文非所敢當然
来教此勤當随所命策駑耳往復紙經眼還納小紙所示着
来令人洒然 權尚夏答俞相基書
在昔先生編輯此書時與遠近朋儕商證甚廣後来美村所
任家通則亦不無叅助之端矣洎晚歲属之門人尹拯使之
修潤完役宲如晦翁之於家禮通解至其易簀時貽書申勉
尤切今尹拯乃曰不記師教之有無變作别般話言此豈先
生眷〻属托之意嗚呼禮者所以正人心淑風教而今乃於
父事之地用此譸張之手段將為用彼禮哉以先生之明鑑
初不料如此知人其亦難矣邪七狼狽是本来伎倆何足責
也 權尚夏所撰源流序文

先生之於是書其用功之心如此而不幸以付托之非其人
乃反誣人聽聞自謂吾書而全諱案狀此甚無謂矣美村撰
先生行狀論及先生所編源流顛末備書具述不啻明白而
曾無一言之自道今其子孫之執說與之相背者抑獨何為
哉其說備見於遂翁所撰序後小跋今不復詳焉噫家禮元
本中失而復出致有未備之歎今源流一篇以其久靳刊布
之故又起此疑似之端斯道之見於前後一何甚歟重可
慨也已〔鄭澔所撰 源流跋文〕
備忘記判府事尹拯以碩德儒賢負士林重望予之平日尊
信為如何哉而副提學鄭澔敢生慢侮之心侵斥非止一再
固已可駭矣而其所撰家禮源流跋文中乃以托是書於門
人尹拯委其參互校勘起頭而結之以不幸以付托之非其

人乃反誣人聽聞自謂吾書而全諱家狀此甚無謂等語醜
詆狼藉是誠何心哉况跋文之撰在於儒賢旣沒之後尤可
駭惋鄭澔罷職不敍此跋文勿用 乙未
答政院復逆曰自戊寅以後鄭澔之侵斥儒賢屢下嚴旨而
此習未悛譏斆不已固無嚴矣今於跋文中誣詆儒賢無所
不至夫豈以儒相之賢乃有誣人聽聞自謂吾書之理哉具
用意構毁尤極痛惋况家禮源流之刊進澔亦知之公肆醜
辱略無忌憚可謂縱恣甚矣罷職之罰失之太寬而汲汲伸
救抑狎何哉一自論議歧貳是非不明良可慨也 同日
答柳奎書曰省疏具悉今茲多士之下出於尊賢之誠深用
嘉尚家禮源流兩家共編之曲折始得詳悉而兪相基之全
諱家狀殊甚無謂矣大司憲所撰追後見之而所謂書序後

文不作可也大抵跋文予已親覽快正誣詆儒賢之罪一種伸救之論多見其苟且不成說而堂劄批旨中私家文字推而上之朝廷本非美事心常不是之教正指如尚老等而發也答館學儒生尹志述疏曰源流一書兩家之同修共編明白無疑爾等之為儒賢疏下予非不知而以予觀之序後文不作似無害也柳奎等之疏本為先正下誣而發則遣辭之際雖欠擇發所執正矣不必罪斥故置之非予不承權輿而然也

傳曰朴光世等疏稱以八道告君之辭已不誠宗托以為儒賢下誣醜辱先正同有紀極而以一身背兩師之說尤極絕悖噫父子師生孰重孰輕等語昔年下教不啻明白則鄭澔之終始以背師為言今於跋文中又添背師之目者其用意

醜正固已駭惋矣么麽鄉儒輩何敢誣辱至此哉極可痛心
旣稱爲儒賢疏下今姑置之此疏還出給
丙申七月初四日承旨李澤陳疏擬書墓文以政院所在崔
尹兩疏八覽云〻傳曰擬書及墓文謄書卽爲入之
備忘記令該擬書詳細披覽則書中辭意果多採仍向者李
判府事劄語是矣不可歸之於全然無過之地則無怪乎多
士之申下也
傳曰權尚夏所撰家禮源流序後文之付火今覺其過矣是
卷二冊下政院依前印入
傳曰家禮源流序後文仍存事才已命下矣跋文之拔去終
有欠於慰安儒賢之道亦爲仍存
答金昌集劄曰近來申球之疏出而論議紛紜尹宣擧文集

中文字謬妄則甚矣請譴中球之章終不允從者予意正如
卿之剳語故也李弘躋定配嚴慶遂罷職不叙因命毀去其
板以示明是非之意而自今以後此等爭卞之疏分論朝士
儒生一切勿捧則可以杜紛紜之弊矣
傳曰尹宣擧陷身負難洗之累自知不齒於世托跡諸賢之
間外示自新之意而乃於著述之文敢引 聖祖而自況又
藉重賊鑴之言至於杜擧云云之說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
肆然謂 聖祖有可罰之過其爲誣毁孰大於此追奪官爵
傳曰尹拯陷於先正臣宋時烈義雖師生恩實父子而其包
藏之心世無知者及夫時事之壞變黨習熾張遂決反訐視
先正時烈甚於仇讐終爲先正爲奸凶所構殺拯則騫騰士
林之憤痛在拯不在奸凶況削儒賢之名則特一背師之罪

人追奪官爵

○丁酉有代理之命 東宮連章固辭 王荅曰眼患久劇酬應甚難命爾代理玆乃國朝故事汝何讓焉付托至重至大夙夜寅畏無敢或怠念終始典于學 肅廟陵誌 又教曰昨日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欽承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事關斯文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 同上

○粤我孝廟勵薪膽之志徵起羣儒宣擧以江都不死之事過自引咎以明不死之志上以陳情於君父下以移書於親知每以外負朋友内愧妻子等語說得激烈蓋宣擧之意以為孝廟親經江都之變而在廷諸臣未有一人敢以無忘在莒之義仰贊其奮發之大志故欲以江都一事終始提醒為

勉勵上下之第一義觀者不啻或疑其太過或謂之當諱故
問答之間不得不曲諭旁曉其曰杜擧云者無廢吾言一如膳
夫之爵之謂也其曰違權云者聖人處變之自與匹夫不同
之謂也昌尊所謂有何可罰當死之說亦可謂怠於搆人而
自不覺其絶悖無嚴矣其曰同患難言之無害云者即管仲
之戒齊桓馮異之勉漢光也其曰今日可言他日不可出口
云者在莒之戹河北之難政當爲桓公光武而言之不當爲
孝公明帝而言之之意也其曰康王在軍之言即鐫之說也
鐫之所問未可憾王之意也宣擧之所答即同患難言之無
害之義也隨問隨答不爲拒斥傾何足爲宣擧罪也球疏之
始出也先王亦嘗以爲尹宣擧文尊子耴八覽與儒疏所
言不同又以未見近似於儒疏何可以誣毁之目直驅於同

測之科為教故雖以逆導之凶狡猶不敢直謂之誣 聖祖
也始以球為恠鬼輩似若斥之者然而俄又為緩辭曰宣舉
非誣 聖祖而跡則誣 聖祖其身不可罪書不可不毀始
售其毀板之計而終爲普澤之疏出而誣 聖祖之案於是
乎成矣以為其書既毀其身不可不罪終至於毀板之不足
而追奪之由淺入深織菲成貝衆口爭喧群說競憯一則誣
聖祖二則誣 聖祖也恐動熒惑靡不用極慈母之杼安得
不投於三至之言也噫從古以來抉摘文字以為罪案者自
是宵小手段時烈抵金壽興書論山陵事追提溫幸之說曰
廢閣展陵溫泉則逐年幸行而專罪羣臣乃無自反之意且
時議以改卜弘濟洞為太遠則其書又曰雖如寧陵之近不
能展省則與弘濟洞何異譏訕 顯廟殆無餘地而已未黨

人欲置死地則 先大王終不允許庚申後時烈亦蒙甄復
先王之不以文字罪人之意於此可見時烈之於 顯廟具
言果如何而曾不一言斥之獨於宣擧以萬々不成說之事
強加僇辱臣等未知此輩之意果出於爲 聖祖耶爲時烈
耶壬寅雕孝儒進黃昱等疏
修撰權益淳啓曰尹宣擧父子爲曩時奸凶所構攬至今抱
冤泉下士林之冤鬱爲如何哉其時權奸白地構陷欺蔽
聖聰或恐下暴之疏登徹而天日下燭百般周遮至有力捧
之請當此群凶伏法之日不可一循當初壅蔽之習此後似
當一々捧入 上曰依爲之
殿下今日之所當勉者莫大於継志述事而况今三年甫闋
聖慕彌切尤當深追 遺旨不愆不忘豈宜遽然變改以損

先前之孝乎丁酉年我 殿下代理之初 先王特降批旨
而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關斯文
顧不重耶故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其傳說之丁寧深
切而猶慮夫久遠之後是非或變又於 御製中別爲書示
曰父師輕重之說曾有下教矣一自擬書墓文詳覽之後予
深究義理是非大定可以有辭於後世矣凡我子孫須遵此
意堅持勿撓可也猗歟 聖訓照揭日星可以永垂無窮而
伏況 殿下朝夕服膺所以感歎而遵奉者當如何哉 云云
領敦寧魚有龜疏
方當丙申夏以球之疏出而國舅時在館職上劄論列以球
疏中誣毀 聖祖之語謂是本情之外斷之以其言不止爲
一世之義是則國舅於此猶有一段公心之未全泯者而今

乃忽變前見甘自附於向来逆黨之餘論其亦有所不得已者夫國舅之所藉重者惟在於遺訓夫遺訓之爲必可遵奉人孰不知而此亦有不可以膠守者試就昌集事而論之昌集內懷凶狡外示勤恪雖先大王則哲之明猶不能無惑今玆儒林是非之倒植亦是厚誣天聽之一事到今逆節彰著王法亟行之後亦將以 先廟之所嘗眷遇者而以今日處分歸之於不遵先旨之科耶云云（館学儒生李徽復等疏）

壬寅八月初八日備邊司回啓館学儒生黃昱兩湖儒生金壽龜等以頃年故儒臣尹宣擧尹拯酷被凶賊之搆誣至於奪官爵撤院享毁遺集禁先正之稱爲士林之至痛泉壤之極冤縷縷齊聲請家昭雪有令廟堂議禀處之命矣臣等竊惟兩賢臣道德学問行誼志節寔是累朝之所尊禮一代

之所宗仰而向來搆誣之言專出於凶球逆導輩戕賢病國
之陰謀念我 先王數十年父師輕重之教終始堅持靡所
撓奪於左右熒惑者至矣盡矣若其箚宰臣之疏批未見其
近似於儒疏所云何其直驅於誣毀之目之教昭揭日星則
末梢處分之非出於我 先王之本意晰可見矣雖以逆導
之仇視兩賢臣初不敢加之以誣毀之目而由淺入深必售
其毒正之訐三至之言竟致慈母之投杼而猶恐日月之明
一朝回悟凡係訟卞疏章設爲邦禁一並退却致令士林終
不得一暴事宗中外之鬱抑久而深切矣噫一自斯文之論
喪人心世道晦盲痼塞馴致凶逆滔天宗社幾亡可勝痛哉
黨錮之禍作而漢室底亡僞學之禁出而趙宋覆邦後轍之
所當戒者其不在玆乎試以我 朝故事言之先正臣文正

公趙光祖文簡公成渾俱被奸臣之搆陷 中宣兩廟之世
尚未免後命之禍追削之寃而 孝陵長陵雪寃復官曾不
以事關 先朝有所留難快從公議今日所當法者惟在
兩聖已行之懿典宋臣司馬光所謂王呂所建非先帝本意
者改之如救焚拯溺者正是爲今日準備語也一依京外儒
生所請故儒臣尹宣擧尹拯並復其官爵贈謚還宣院額許
刊尋板宜當以此分付該曹及諸道何如傳曰允